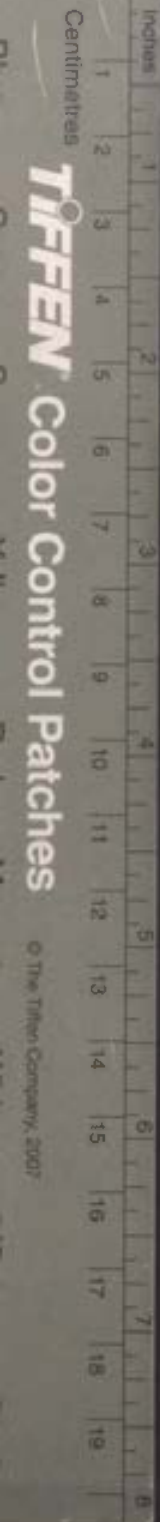




26.186  
4041  
:289



289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目錄

隱逸十三

何惺

李模

周容

徐樹丕

方文  
張風

宋曹

傅山

子眉  
張際

吳鉏

劉若宜

黃周星

子櫛  
陳繼新

葉尚高

李鄴嗣

于琳

夏基

巢鳴盛

顧韓

施德裕

牛位坤

孫學稼

子起宗

補錄

李模

周容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

方文 從孫中德

中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三

何惺

象山諱惺字君慄姓何氏安陸鍾祥縣人也何氏先世爲山東大  
姓明永樂閒有名海者以軍功遷安陸久之隸籍焉海生景俊景  
俊生鳳鳳生伏淮伏淮生子五人次曰華號南泉始爲儒南泉生  
紹南諱崇科入太學授禮部司務未赴有子三人伯曰欽紹興倅  
季曰斗象山仲也生而慧甫十歲輒屬文應郡試郡守奇之年十  
五試冠一邑與欽同補諸生當是時錢塘葛公杞瞻視楚學政權

貴人子無得倖進者所獎拔多文士而士習嶄嶄以氣自豪會興  
獻舊邸守陵瑞橫蠶食閭左亡賴者影附藉履畝飛租虐民鍾祥  
人患苦之甚象山甫爲諸生輒忼慨奏記當事卽強禦弗畏也性  
好客座客常滿卽醫方日者彈碁說劍繪畫鼓琴講鷹走馬之屬  
稍當意輒解囊裝以贈而析微洞竅盡其術而奄有之其敏如此  
然內行醇謹會父患風病則寢枕牀下視湯藥膏熨且三年久之  
病良已以老壽終居喪哀感踰禮及葬會弔者不遠千里至母陳  
早世事繼母王以孝聞兄弟相師友怡怡如也欽旅寓江南訃至  
輒孺子泣族人爲之感動焉先是雅慕鄭莊陳同甫之爲人已而  
忽自悔謝絕一切交游請謁杜門讀書文益雄楚風故勁崇禎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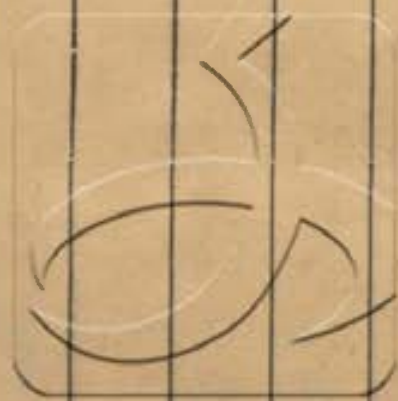
尤尙古學而典試如吳梅村蕭雲濤諸公又負海內望象山自以  
入闈幾必得之然以策語忤時報罷未幾寇躪鍾祥鍾祥墟矣獨  
何氏舉族先幾遁去竟免於難 皇清定鼎當貢春官是時歲貢  
有起家別駕司李者象山竟隱不出里有大利害輒挺身建白漢  
水盜鍾祥當其衝擬潰居民流宥率父老亟請命中丞豁浮糧流  
氓迺歸郡守馬逢皋採其言爲隄政錄按察使馮公右京列爲條  
例鐫於石晚節精岐黃術鄉落緩急賴之所全活甚眾踰八十猶  
夜挑燈作蠅頭細字里文士請益人人指授無倦容而酒酣對客  
嘗言某文當早貴某文當晚成若吾孫芬者庶幾吾家千里駒乎  
已而戊午竟鄉舉第二人芬治尙書一經皆大父口講手畫也生

平所纂輯有四書正義經書大指引蒙字說六經批釋楚騷明解  
綱鑑提要諸書所著有考槃居集凡若干卷當寇亂時恥書生不  
武取孫吳諸子薈萃成編曰武備指南其治內經有得也著本草  
歸一針灸圖保嬰摘要諸書藏於家垂老口不談二氏誠子孫異  
時毋修佛事潤乃公也臨終拂衣整冠一寤而逝時康熙己未三  
月初十日距生明萬厯丁酉七月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三元配孫  
氏子方暢庠生繼閻氏無子庶唐氏子方亨庠生女一孫三人長  
芬中康熙戊午鄉試第三名次杞次旃俱庠生以康熙甲子十月  
十八日葬於內方山祖塋之側芬來以銘請銘曰

爲鴻寶漢水淳泓雲縹渺蒼龍白虎相繚繞松楸蟠根桂杏杪億  
斯年兮吉人兆

右墓誌銘金德嘉撰





李模

天誕偉人必使之被顯名躋大年非以厚其人所以厚天下也非以厚一時之天下所以培民彝於無已也故其人嘗巋然獨峙以繫天下之望天下亦羣焉仰之其人而存固無所爲屑屑於天下也然信史書之千秋頌之卽以存故國之風爲狂瀾之砥而隱然寄綱常之重焉昔宋室旣亡故相家鉉翁隱居教授不涉世事又十九年而逝而史稱爲宋遺臣於戲自昔適丁革運之會守身異代之後未有如此之貞確久長而不渝者設歷年更久守身益固年考益高而皜然不滓聿稱完人則其人之存亡不更重於往昔乎吾故於前侍御灌谿李先生之歿而俯仰歎悼爲史冊之所希

有也先生年二十餘薦登上第早膺民社之寄卽著廉吏循吏之稱考績入最官爲御史觸邪指按奮不顧身有破柱折檻之風及忤時在貶奉身里居仰事太翁色養備至不言躬行有舞裒洗裙之孝昔人稱李景讓孝於家忠於國者先生真不愧其家聲矣迨遭世變先生潛節固守確乎不拔自鼎革時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節益高三十餘年有如一日因迴環先生一生之著績或出或處無時無事不合於道此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痛先生之歿咨嗟涕洟謂天下之不可以無先生也此吾之所以爲天下痛先生也至我一人之私則更有無已之悲焉先生爲先文靖公總角交少同硯席壯則同朝晚同里居文章

事業激揚砥礪迨先文靖畢節止水先生爲後死存其孤而恤其後藏之中心未易一二言嘗會葬先公先生悲不能自勝見者皆爲流涕又以不肖之息影土室也先生細父執之分忘達尊之年時操小舫酒尊襪被顧我於空山荒野之間又必偕吾師鄭桐庵先生及一二方外同心之友晨夕談笑流連信宿必極意而後返而歷歲無倦焉則其氣誼爲何如者去年臘月先生於風雪中獨過草堂劇談移晷聰明步履有同壯夫余竊慶幸先生之壽未艾胡期今之遽爾長往也嗚呼先生往矣典型淪喪木壞山頽卽微知己之感世誼之戚而有餘痛而況如不肖者宜乎旬月以來淚如縈而心如擣也更有痛者土室中人不出戶庭人間世事一槩

國朝書牘類稿卷四十三  
廢絕致不能一弔先生之喪一臨先生之穴今將就窆而我心缺  
然則我無已之悲其有以自解乎嗚呼創臆填膺無所抒寫聊陳  
楚些以志吾哀其辭曰

偉人之生實維嶽降元精竄備鍾祥休豈胚胎前光卿長無讓早  
縮炎符清風遠颺履職臺端霜威忼忼國步未傾皇猷克壯中外  
經綸爲時哲匠胡遘滄桑旋隱園巷一砥巋然百川爲障令聞風  
馳逸情雲上八十之年受天之貺江左夷吾涓濱公望維公之歿  
靈光旣傾大星宵竄赫曦晝暝未期旦旦遽卽冥冥民之無祿喪  
此典型遠近痛悼追維德馨巷不杵相孺亦涕零維公之年胡不  
百齡載綏視履以躋澄清公今往矣如彼蒼生我敝大招告公之

靈嗚呼我公維余父執元禮龍門童年早及函丈周旋孝穆殊特  
夙昔褒稱聲名題拂我當孤露公實覆翼感知懷舊填膺創臆屠  
維協洽暮商無射維此歲月我公殞歿俯仰銜悲維余啜泣嗚呼  
哀哉公稱肥遁聿號癯仙山林無悶逍遙引年豈期一旦哲人萎  
焉嗚呼哀哉精靈彷彿乘雲騎箕上下星河經帶寰區公雖往矣  
亙古終譽我今安仰矯首東維夏屋之封婁江之墟千秋一宿永  
夜安居

右哀辭徐枋撰





周容

君諱容字鄮山姓周氏浙之甯波府鄞縣人父某妣某氏君所居  
在城東郊外世無顯者至君父乃讀書知學問補博士弟子員君  
生而慧甚芒刃四出一應學使者試筆端奇橫能躡括春秋左氏  
傳使者驚歎以國士遇之未幾天下多事海上用兵君才爲當世  
所急幕府羽檄倚辦君手君亦遂屏棄章句不屑屑尋行數墨間  
載酒彈箏抗談捫蝨武夫悍將一以盛氣御之皆帖息不敢動然  
是時天命有屬移宮變徵士之從事於場屋者改頭換面爭叩棘  
門而君獨破塵決網超然聲利之外曰我故勝國之諸生也豈尙  
以筆墨干榮進哉於是遂放之於酒無日不飲無飲不醉其耿耿

者不能自釋或僧寮野店忍泣吞聲或賸水殘山章皇慟哭於是  
又以詩洩之振筆一揮清詞麗句風發泉涌大約三百篇爲其星  
宿離騷爲其性情少陵爲其氣格而閒出入於聖俞以得其平淡  
陶寫於放翁以得其疏朗忽而幽噫怨亂蛩咽猿嘯忽而光怪陸  
離鯨吟虎嘯或晞髮擊釣臺之石或琵琶溼司馬之衫傲岸突兀  
獨來獨往又以歐褚書法佐其詞箴以予所見六十年來能詩家  
無出君右者君少時嘗謁錢牧齋宗伯牧齋目爲才子賦越絕一  
首以贈之然世之人但知其能詩而已不知君於出處之際朋友  
之情家庭骨肉之誼皆曲盡恩意落落出人意表徐心水侍御少  
與君有文字之知侍御避亂天童爲海賊劫之以去要質金帛侍

御貧不能應君挺身入賊壘抗詞切責賊怒甚掠君幾死卒援侍  
御出之事父母承顏順志力致甘旨弟振衣勛之力學俾裹糧游  
庠序閒先君遂生先生精於醫學君以親故降屈每執弟子禮吾  
鄉史立庵宗伯延入燕邸盡交當世名卿大夫君負其所有每以  
先生長者自待人皆仄目畏之而不之奇也唯鉅鹿楊猶龍與君  
有性命之契觴詠閒作忘懷爾汝楊君所以軫恤之者甚厚君家  
徒壁立故東西南北無所不之自帝京而外於晉於豫於南越皆  
行滕敞篋飛鳥依人大略適志者十之一不適志者十之九倦游  
索寞君亦浩然投筆以歸矣歸而築室數楹蒔花種竹積書盈架  
上仰天長嘯聲出林表方優游爲終老計不幸與同里某構難仍

走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病卒止一僕介壽視其含殮嗚呼是可痛也年六十四所著有春酒堂詩集若干卷藏於家娶某氏子三某某君以先子之故待予曲有恩意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先塋之次禮也君之歿去今已三十年垂一世矣日久磨滅恐後之人有不知君之為詩人者又恐後之人第知君之為詩人者於是序次君生平大節俾其子鑱之墓上而又為銘以哀之銘曰行乎獨不謀乎俗是謂古逸民之躅孰塞其通不使之逢是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桐江一竿孤山雙鶴明月清風乾坤落落

右墓表徐文駒撰

鄮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

父某先生少即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願其素心原不肖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即其救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為御史所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為土兵突至縛之去寘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賂故來請或力而拘或斲而免將軍乃為秀才欺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撈掠之

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及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庵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覺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躡翁嗚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間可知也先生蹤跡徧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島盟傅青主於江右則王于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游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厯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

方產女七日謫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藁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囚鹿島時著滄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詼諧間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鄒山吾家白奪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

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掇橐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於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

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右墓幢銘全祖望撰

鄮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旣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

格其論先生尙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謂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尙書古卣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己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睢陽廟碑柳敬亭傳觸目皆桑田之感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庵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己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刑于妻子者矣吾聞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

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卽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右春酒堂文序全祖望撰

鄭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鉞於渾樸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右跋鄧山墨蹟全祖望撰

周容字鄧山鄞縣人明諸生入國朝不試善書工畫疎木枯石自率胷臆蕭然遠俗不拘拘於宗法也容於滄桑之交嘗渡蛟門脫友人之厄幾死不悔所著有春酒堂集

畫徵錄

右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徐樹丕 方文 宋曹 張風

徐樹丕字武子號牆東居士江南長洲人少補諸生工詩善八分書甲申後隱居不出有中興綱目識小錄又方文字爾止號明農桐城人隱居金陵工詩有畝山集宋曹字彬臣一字邠臣號射陵鹽城人明崇禎時官中書國朝舉山林隱逸薦鴻博俱以病不出有書名張風字大風一名觀上元人少爲諸生亂後棄去書畫皆有別趣款署眞香佛空或稱昇州道士有雙鏡亭詩

右國朝名人小傳吳修撰

傅山字子山  
 張際  
 傅山山西太原人布衣隱居著書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  
 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應博學鴻儒科時年已七十有四固辭  
 不獲至京師疾甚大學士馮溥首過之臥牀不能具禮蔚州魏象  
 樞以老病上聞免試特授內閣中書放還著有霜紅龕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真山字青主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  
 生與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  
 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徜徉其  
 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

傅山字子山

張際

傅山山西太原人布衣隱居著書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  
 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薦應博學鴻儒科時年已七十有四固辭  
 不獲至京師疾甚大學士馮溥首過之臥牀不能具禮蔚州魏象  
 樞以老病上聞免試特授內閣中書放還著有霜紅龕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傅氏名山又名真山字青主又字僑山山西陽曲人明諸  
 生與孫傳庭同學勝國末學使者以廉直忤當事被逮繫獄先生  
 詣闕訟冤事白義聲動天下歸謝人事坐一室左右圖書徜徉其  
 中終年不出亦不事生產家素饒以此中落四方賢士大夫足相

錯於其門或遺之錢則怫然怒必力絕之雖疏水不繼而嘯詠自如康熙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大臣連章薦辭不就當事必欲致之檄邑長踵門促上道不得已行北廷試有日稱病臥牀辱不與試例不授官然 上雅重先生 命賜秩部擬正字 上薄之 特予內閣中書以歸自大中丞以下咸造廬請謁握手言歡而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旣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好爲詩歌行世者特其一二尙有數十卷藏於家善丹青蕭散多古意書法宗王右軍得其神似趙秋谷推爲當代第一時人寶貴得片紙爭相購先生亦自愛惜不易爲人寫不得已多爲狂草非所好也惟太原段帖乃其得意之筆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貴者喜曰此

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其寶重如此性厭紛華交徧天下而避居僻壤時與村農野叟登東臯坐樹下話桑麻或有疾病稍出其技輒應手效一婦妒疑夫外遇忽患腹痛展轉地上其夫求先生令持敝瓦缶置婦榻前擣千杵服之立止一老人痰涌喉閉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診之曰不死令擣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言痾遇先生無不瘳用藥不依方書多意爲之每以一二味取驗有苦勞瘵者教之胎息不三月而愈年八十餘卒無能傳其術至今晉人稱先生皆曰仙醫子壽髦亦精書法

九畹子曰余嘗令晉陽見先生碑版好爲佛語而故老往往述先生高風流連不能去諸懷後至陽曲游南十方院尤多遺蹟土人



云先生終歲臥此讀佛書嗚呼其信然耶抑有所託而逃耶

右傳劉紹攷撰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他亦曰石道人又字齋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卽成誦願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肖少與時媿嬰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撫軍吳公牲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

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卽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於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

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強躍駿之骨而以占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無不精兼工畫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員轉流麗稍臨之則遂亂真矣已而乃

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甯拙毋巧甯醜無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止言書也先生旣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其子曰眉宇壽髦能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旣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荅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斲

禪眉乃自稱曰小檠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故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披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戊午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既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峯雖皆未豫試然人望也於是亦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詣先生

曰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爲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潄潄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卽謝矣次日遽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齋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蓋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

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尙非其真性所在卓爾堪曰青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汪南之文爾

右事略全祖望撰

傳徵君山字青主山西人擅皇甫元晏之重名秉司馬子微之高節兼以筆精墨妙爲世所珍康熙己未詔求博學鴻儒當事競爲推薦青主以老病辭強之再三乃令其孫執鞭乘一驢車至崇文門外稱疾荒寺入旗自王侯以下及漢大臣之在朝者履滿其門

堅臥不起 朝廷遂聽其還鄉是年應試中選者俱授翰林院檢討然其人各以文學自負又復拓落不羈與科第進者前後相軋疑謗旋生多不能久於其位數年以後鴻儒埽迹於木天矣天下莫不歎徵君貞志邁俗而有先見之明也

右人史吳翔鳳撰



吳鉏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

國朝書林類稿卷四十三  
怒親訊於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徑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儻得聞必不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當任餉卽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既得金寶無日易轍也而開雒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之海上以及諸山砦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

獄中妻徐氏挈家轉徙無甯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旣以好義之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閩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尙保殘砦職方重趼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

旬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己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祔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徽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右傳全祖望撰

劉若宜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莊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其有不卽死爲賊所得而備受刑楚卒以不屈者亦可數而計也初賊遁後有自都門毀形變服南還者人咸以不死譏之而官於南者論尤嚴未幾國運改革事已定其譏人不死力持嚴論者爭幡然彈冠以起而是不死者枯槁巖穴徵辟屢加至死不出吾不知兩者之賢不肖相去何若也若吾鄉職方劉公泰齋其至死不出之一人矣公諱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潛山人移居郡城爲郡人祖某父尙志某科進士仕至方伯年八十餘有子十二人公同產者五長若宰戊辰廷試第一人次若寅給事中

餘謨父也次卽公公弟曰某曰某皆楊太安人出公行入故里人稱爲劉入老少穎異未冠應童子試七篇立就學使者大奇之補府學弟子員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以兄宮諭公入闈引避丁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太安人艱服闋調補兵部職方司時流寇猖獗躡六皖公上疏陳地方疾苦哀痛迫切凡數千言不報甲申國變公遜跡浣花庵薙染爲僧賊物色得之繫至營夾以白刃嚴刑索賄會賊敗蒼黃西奔遂得逸宏光改元馬士英爲政信奸黨計凡自北來者皆借此以修舊怨欲加之罪公與士英有舊獨欲官公公不可固辭以免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

是閉門卻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病貧不欲以高尚爲名也所居村僻去城遠多盜不得已移近郭外鴨兒塘側予嘗過之室如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僮晝謀生於市則自擎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攜手一至其上以是爲登眺云自爲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爲鋪蓐爲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遊造物皆實錄也公力學窮理經史以外諸先儒語錄手鈔成帙以至卜筮三式之學無不精曉周易莊子華嚴楞嚴金剛圓覺諸經皆有獨解每疑悟眞篇二字與其書不倫見陽明以悟眞爲誤眞乃豁然劉氏雖世顯家故貧公田不及百



欽每租吏到門呼暑如虎所需索倍於編戶卽時輸應惟謹無敢  
抗曰吾分應爾也鴨兒塘爲城西西市盡處菜傭雜處公治比其鄰  
無少自異甲寅正月聞滇南之變海內震動皖中大擾士民爭避  
出城城外騷然公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也其占不宜動  
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果無事遠去者皆中途被掠奪大  
困而還由是闔闔之閒皆視公爲安危公固通佛法好作善事諸  
方尊宿稱爲肉身菩薩比之維摩詰龐居士初崇禎閒赴補北上  
舟中遇盜盜斧劈其額急走匿柁尾按之無傷痕亦不知痛盜去  
囊篋一空獨遺小行笥封識如故啟視之內貯素所誦金剛經一  
卷斧痕在焉人皆以爲經力神助而公精誠之至亦可見矣公生

於萬曆壬寅年某月日與方伯同甲子家人呼爲小王寅卒於康  
熙庚申歲三月享年七十有九不及方伯年者四歲元配王安人  
數生子不育遂無後以弟子餘惠嗣娶無錫成廣文梁女一女適  
本郡高氏遺命勿哭勿訃勿作佛事有高僧爲誦法華金剛經數  
卷聊以免俗無高僧則已自卜兆域凡含殮附身之具纖悉具備  
敕其家勿拘風水時日以本年八月初一日葬於甌山之陽未有  
誌銘予辱公心相知每思表章其善節以重吾皖而其事狀未詳  
尙有待焉然每握筆爲他文輒隱然如有所負越八年乃得給事  
公所爲公狀雜以己平日與公所遊處習知者因詮次其大槩而  
爲之文存於集中不必納壙也予與公相識於崇禎壬申之冬六

皖人士大結社時也自此出處既殊蹤跡各異辛卯冬予自天南還寄公一書久不報怪之其兄子餘璜謂予曰吾見君手札矣從父什襲藏之自謂不能荅每君札至必手錄登諸冊而藏其橐他日又謂胡星卿老友曰吾鄉某人與文皆必傳也嗚呼此吾之所以謂公者而公轉以謂吾邪己酉予以冤訟久寓皖與公朝夕過從聚甚歡見予幼子器之欲字以女兩家內人皆以郡邑相去道遠為辭事遂止然每見予子輒太息以為憾是可感也當甲申國變時吾鄉士大夫不屈於賊雍染南還者非公一人未及十年有死者有髡者有不甘貧賤一旦出而取富貴者士固各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以獨重公也銘曰

皖山峨峨江水泯泯子然天柱一峯孤挺惟此哲人正氣以秉甲申國變刃在其頸未獲死所終身匿影外柔而溫內剛而冷四十餘年城市跡屏一室斗大如坐枯井誰其往還方袍圓頂蒲團坐破自言有醒行年八十得死為幸坤道在貞用六利永蓋棺事定惟此堅忍孤墳寂寞甌山之嶺其室則幽其節則炳念子丹衷千秋耿耿

右墓誌銘錢澄之撰



黃周星

子楸

葉尚高

陳繼新

公諱周星字九煙上元人育於楚湘周氏崇禎庚辰成進士除戶部主事疏請復姓亂後變姓名曰黃人字略似號半非又號圃庵又曰汰沃主人又曰笑蒼道人布衣素冠寒暑不易生平正直忠厚好濟人利物而真率少文剛腸疾惡自鏡一印文曰性剛骨傲腸熱心慈自詡與正人君子鬼神仙佛相知而與小人多不合嘗賦詩云高山流水詩千軸明月清風酒一船借問阿誰堪作伴美人才子與神仙又嘗作楚州酒人歌云酒人酒人爾從何處來我欲與爾一飲三百杯寰區斗大不堪容我兩人醉直須上叩閭闔尋蓬萊我思酒人昔在青天上氣吐長虹光萬丈手援北斗斟天

漿天廚駱驛供奇釀兩輪化作琥珀光白榆歷歷皆杯盃吸盡銀  
河烏鵲愁黃姑渴死悲清秋咄咄酒人非無賴乘風且訪崑崙邱  
綠娥深坐槐眉下萬樹桃華覆深翠穆滿高歌劉徹吟一見酒人  
皆大詫雙成長跽送三觴大嚼絳雪吞元霜桃華如雨八駿叫春  
風浩浩心飛揚瑤池雖樂崦嵫促阿母綺窗不堪宿願假青鳥探  
瀛洲列真酣飲多如簇天下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讀書不飲酒  
之神仙神仙酒人化爲一相逢一笑皆陶然陶然此醉堪千古平  
原河朔安足數瑤羞瓊糜賤如齋蒼龍可饑麟可脯興酣曠目叫  
怪哉海波清淺不盈杯排雲忽復干帝座撞鐘伐鼓轟如雷金莖  
玉液沆漉竭披髮大笑遠歸來是時酒人獨身橫行四天下上天

下地如龍馬百靈奔蹶海嶽翻所向無不披靡者真宰上訴天帝  
驚冠劍廷議集公卿今者酒人有罪罪不赦不殺不可殺之反成  
酒人名急救酒人令斷酒酒人惶恐頓首奏陛下臣有罪死無醒  
生帝顧巫陽笑扶酒人去風馳雨驟蒼黃謫置楚州城酒人墮地  
頗狡猶讀書學劍皆雄快白晝鬢鬢三十時戲掇青紫如拾芥生  
平一飲富春渚再飲鸚鵡湖手版腰章束縛苦半醒半醉聊支吾  
誰知一朝乾坤忽反覆酒人發狂大叫還痛哭胸中五嶽自峩峩  
眼底九州何蹙蹙頭顱頓改養生塵酒非酒兮人非人椎墟破觥  
吾事畢那計金陵十斛春還顧此時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獨醒  
空憔悴從來酒國少頑民頌德稱功等遊戲不如大詔天下酒徒

牛飲鼈飲兼囚飲終日酩酊淋漓嬉笑怒罵聊快意請與酒人構  
一凌雲爍日之高堂以堯舜為酒帝羲農為酒皇淳于為酒伯仲  
尼為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  
門內酒泉流湯湯幕天席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  
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為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  
荆卿擊劍禰生搥鼓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奉鬻鯀與爾痛  
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  
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耳熱復  
顏酡我更仰天嗚嗚感慨多即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  
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且楚舞吾楚歌公

感憤怨懟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喜食鑊底焦飯人呼為鍋巴  
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竈養幸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兒  
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山有此生學仙恨少休糧訣嚇鬼空多噉  
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煞鍋巴敢望史雲塵隔江船尾競琵琶金帳  
甯知雪水茶新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飯記先  
賢苦節多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公靜臥  
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肅容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故人  
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嘆曰嘻而今不可以死  
乎自撰墓誌且為銘曰笑蒼乎笑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  
不畱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梁乎

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甯不蟠五嶽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沈於水時庚申五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四年丁亥葉公尙高亦以五月五日自盡葉公字而立樂清人温州府學生兵後佯狂幅巾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賦詩云北風袖大惹寒涼惱亂蘇州刺史腸何似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守釋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水一杯采芹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頽曾林放之不如乎守至怒繫之獄迨五月四日語獄卒曰詰朝屈大夫沈湘之日吾其死乎俾具湯沐至明自經陳公繼新者仁和人晚節納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踐其言公變姓名有贈詩云半非略似君尙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此曹安得復爲人

右傳汪有典撰

黃九煙先生名周星江甯上元人其先爲湘潭人崇禎庚辰進士榜姓周名星後復本姓黃卽以周星爲名先生父母貧甚賣腐爲業與周氏鄰富而無子先生始生卽爲周氏所撫弱冠成進士不自知爲黃也周氏父母相繼卒忽有瞽婦詣門呼先生小名曰汝

本吾子先生駭甚婦言十數年來漂流異地夫亡矣子女皆盡無所依倚將藉汝終老焉因具述昔年與周氏授受狀且曰抱汝至此者某媪也今尙存可試問之先生呼媪詰之言盡合於是持其生母大慟而復姓爲黃時人多詆先生忘周氏撫育恩其後生子一承黃祀一奉周祧外議稍息甲申變後先生隱居不仕屢往來吾宜從默齋湯先生游默齋勸之講學先生曰吾負不忠不孝名何學之講耶一日先生曳杖獨行至宜鐵廬潘公遇之荆南山下潘公吾嘗爲之作傳所稱潘孝子也時持筆囊相隨行各通姓名縱談交相得遂爲先生負擔從之往吳門訪徐昭法昭法名枋壬午舉人父汧崇禎時官至詹事江南潰父殉節昭法將從死父止之曰汝可不死姑爲徐祧薦飯人昭法遵命奉父喪葬訖託迹一茅屋伏處荒邨中先生及潘公至叩其扉昭法未老幾失明矣又餓不能出戶庭強起揖客旣相見則抱持大哭時日已暮昭法不能具燈燭盞中絕粒已三日矣先生解囊買米數升鹽少許共炊作糜食訖令潘公獨臥旁榻兩人聯牀對語數聞哭泣聲夜過半兩人皆作隱語潘公靜聽之多不可曉達旦又痛哭而別康熙戊午年有以博學鴻儒薦先生者先生避之湘潭庚申有司又迫遣之先生歎息曰吾苟活三十七年矣老寡婦其堪再嫁乎遂自投於潯陽江而死默齋先生哀之爲作輓歌曰九煙先生胡爲者深衷至孝俗所駭又曰不死甲申死庚申不貴黃金貴毛裏蓋以雪

先生不忠不孝之謗真實錄也又聞先生於鼎革後家亦貧甚以授經餬口一日館於某宦家以貧而無諂題命諸生作文主人嘖蹙曰開首第一字卽言貧不願聞之先生大笑束裝辭歸是年閏中卽以是題較試主人始大悔復邀先生先生卒不往先生又嘗自名黃人字略似號半非道人

贊曰余久聞黃先生之名而未能悉其行誼許兄少來爲余述其略蓋得之於湯潘二先生者亦未盡其詳也當己未庚申間羅天下才儻殆盡而關西李中孚陽曲傅青主甯都魏冰叔三人獨超然遠引至今稱道弗絕乃黃先生以死殉之或疑其過激此非篤論也夫偃息柴桑者易棲遲王官者難爲吳越之江東生易爲荆南之前進士難而況四海同風託迹無所辭方可以巢由解免而龔勝必至絕食何點可以齊書笑侮而袁昂之爲義士不終梟羽思肖諸人所以能匿跡潛形疊山先生所以對小女子而決然自奮也然則先生所處較難於三人而節亦倍烈矣至若徐昭法者魏冰叔嘗致書焉此真能不食芻粟者足與先生競爽余略敘其交遊之素以備後日史氏合傳之體云

右傳瞿源洙撰

先生姓周氏諱星字景虞號九煙別號圃庵湘潭人也於先高祖爲從父江西左布政使之屏曾孫廩生應之孫潁州學正逢泰長子潁州年二十遊金陵愛其山水秀麗卜居焉先生於上元育



於黃氏幼有神童之目六歲能文八歲出周郎帖十二入南監崇禎癸酉售北闈庚辰成進士授戶部未就職卽於是年隨父挈家歸故里明年父歿先生與族人不相能忿然去自是遂冒黃姓爲上元人矣其作芥庵詩序有曰余本湘人今寄跡白門於湘不忍遽忘猶復往來羈棲於湘者數四不知者多以余爲非湘人余亦不欲自明其爲湘人也以嶽崎澹蕩之性處諠湫聲利之場其勢不能相入兼之少年磊砢感憤易生境遇所觸往往發爲聲歌殆不下數百首今猶記其二絕一律云嘯傲江東二十年不知憂地與愁天一朝泛宅過湘浦始信低眉是聖賢屈子放來悲澤畔賈生謫去怨長沙由來才子傷心地不是徬徨卽咄嗟此身何故落

瀟湘悶對長天淚幾行山水無緣供酒椀文章多病惱詩囊人情祇向黃金熱世法難容白眼狂明日扁舟吳越去從渠自作夜郎王則其佗僚無聊之況可槩見矣其自述如此舊傳稱其生平正直忠厚別號笑蒼道人浪游吳越間布衣素冠寒暑不易其牢愁憤鬱之懷老而彌甚行年七十忽仰天歎曰嘻乃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志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皆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命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積功累行孳孳爲善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俛仰之間毫無愧怍庶幾文人之有行者自銘曰笑蒼乎笑蒼乎爾旣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畱死後之文章乎旣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梁乎而今竟若此安得不心傷乎然

則爾之英風浩氣甯不蟠五嶽而配三光乎遂於午日放棹秦淮  
劇飲大醉鑿舟自沈而殒蓋下從靈均游矣時康熙庚申夏五也  
子名穉字禹公見杜于皇跋語中稱其負才有志殆亦非碌碌者  
先生所著詩文有夏為堂集時藝則有連草均散佚先叔祖錦灣  
公蒐採數十年得詩文雜著若干篇一鱗半甲珍為異寶子又補  
輯若干篇欲刊行之尙待再輯也所選唐詩快閒有傳本曾於京  
師書肆購得之歲戊辰奉使金陵屬上元諸門人訪求黃氏後及  
詩文集皆不可得惟得墨蹟一幅自書新柳堂次山樓二律銀鈎  
蠶尾體兼顏柳詩載入集中又周郎帖三種其臨曹娥碑題曰八  
歲小子周星樂毅黃庭則皆九歲書後有周郎景明星二印知先

生幼字景明也董思翁跋云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  
二王筆意雖紙成堆墨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  
耶凡百許言末又云周郎勉旃余則焚硯矣翁此跋信非虛譽向  
見先生傳中所稱以為不過童子婉弱體耳豈意其偏真二王如  
此斯一奇也書雖小道亦足見先生異稟絕人之一端云或曰先  
生既絕棄氏籍去之若浼且百數十年矣而族之人猶豔稱之以  
號於人曰此故吾宗也先生有知甯無嗤笑雖然世固有子孫而  
不樂舉其祖父者矣抑或流離轉徙而泯滅無聞亦誰復相引重  
先生不以黃易周而但冠於其上是猶有不忘本之心吾族不絕  
之於家乘且津津不置若此從其朔耳誠重乎其文也誠重乎其

人也

右述周系英撰

周星一名人字略似一字九煙號西庵湖廣湘潭人進士隱居江南性孤介寡言笑少年多著作從長沙過洞庭夜半爲劇盜所掠盡取舟中圖籍投之水後復著成集乙酉夏時際百六避跡蕪陰蒼黃從矛鏑叢中攫得一集挈之以行復爲盜掠今所存皆鼎革以後所作頗近於騷素懷靈均之志終投秦淮以死選唐詩快著夏爲堂詩

右遺民詩選小傳卓爾堪撰

佛氏戒嗔良爲道眼不開瑣屑細故與夫己實理絀妄動無明者言耳若夫事至宏鉅名節所關人禽之界而亦復不瞋則是形骸苟具而茶然無氣古今無氣之人莫如馮道畱夢炎及平康里中阿家翁耳而可以爲法乎吾與老友故戶部黃九煙先生蓋深惡之而瞋益日甚至於無終食之間違瞋以此取憎於世以至困窮危殆弗顧也然吾之瞋徒託諸空言而九煙之瞋則見諸實事觀其無故沈淵無病辭世非實事乎蓋積瞋有年而發揮於一旦世人但見其粹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宜其反指醒人爲醉而不自覺其如泥也可哀也夫今讀其絕命詩二章首章固已自言其瞋之故次章直欲與三閭大夫方駕齊驅豈欺我哉夫一部離騷經緣瞋而作也故屈子不瞋則無離騷武侯不瞋則無出師表張睢陽

不曠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曠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  
山以曠故有卻聘書九煙猶是也蓋曠者生氣故九煙不死不曠  
無氣故若輩不生世有我輩人不可以不辨此皆疇昔之日與九  
煙互相砥礪之槩至是其令子穉字禹公者過訪出二詩再拜以  
爲先人知己同調莫踰老僕請識數語遂書此意歸之禹公負才  
有志能終身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謂孝矣

右跋絕命詩杜濬撰

李鄴嗣

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邇同一風

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

戴寓明州

爲文學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

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  
時號爲極盛凌夷至正嘉而後競起邪宗孫文恪輸心於愧野余  
君房瓣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疏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  
子之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陳後岡徐文長雖異趨時風眾  
勢無以發伏鼈之雄氣卽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  
道二溝而出諸文苑是故兩郡作者敝精神乎蹇淺由來久矣先  
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余作往往嗟悒因相與校覆雅鄭洗

其偷薄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余空隙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迪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訖意轉相求請充牣者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款門雲水疲於應接里中有鑿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先生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明州自東沙好文下士主張藝林士無不捧珠槃而至者然其氣力足以鼓動不盡關著作先生以布衣幾與之頡頏而肺疾爲梗流放家門海內知之者尙未滿其量也先生諱文肩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杲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

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鄞其下六世是爲先生之高祖循義嘉靖癸未進士御史出守衡州曾祖生威舉於鄉官鳳陽府推官其孫卽守貴州之巡撫檉也因贈兵部尙書祖德升永平衛經歷父柵崇禎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三能詩集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歎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睚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縛馬廐中七十日事得解儀部之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世穿竄草石與失職之徒萬悔庵徐霜皋高辰四諸君緣情綺靡音調淒涼先生雖不逃禪而酒痕墨蹟多在僧寮野廟木陳悟畱山曉天岳皆結忘年之契四方勝流之至甬上者先生卽置

迹甚深亦必停車披帷詩酒流連否則似垂橐而歸矣先生愍郡  
中文獻零落倣遺山中州集例以詩爲經以傳爲緯集甬上耆舊  
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其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  
丁甯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篋錫笥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  
出先生自比長吉之中表凜乎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  
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張司馬死故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  
文瓚亦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詩記其事  
凡見聞所及美事先生不冒讓入先生尤長於麗語使當詞頭之  
任眞足華國而以廟堂金石散爲竹枝禪頌之音豈不可惜然宋  
景濂謂謝翱方鳳吳思齊皆工詩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向

若先生草率青雲苟非勞謙扈運亦豈能一變甬東之風氣如三  
子哉生於天啟壬戌四月二日卒於康熙庚申十一月八日年五  
十九娶某氏子一人瞰女六人長適萬斯備次適邱瑜次適沈紹  
斐次適林獬錦餘未行瞰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原與斯備  
來速銘銘曰

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以載道猶爲二之聚之以學經史子集行  
之以法章句呼吸無情之辭外強中乾其神不傳優孟衣冠五者  
不備不可爲文野人議璧稱好隨還此言余發以告先生先生曰  
然但苦三彭匠石郢人霜鐘應律先生之死吾無爲質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國朝名臣列傳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黎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略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卒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生在囚中所居卽華公默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辭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蒿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獲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刑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

者爲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鋌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汎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泣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句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

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邳君章同隱  
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  
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  
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  
者蓋欲畱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磴磴是爲末節臣靡  
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  
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  
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  
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間則漢之云敞閻子  
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旣悉表  
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藪山之學於梨洲私淑漳浦  
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憲願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  
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右軼事狀全祖望撰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臬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予任覆審  
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稀矣謝臬羽之卒也自其  
晞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  
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之裔孫遂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  
得臬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尙成疑案所  
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贗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



之遇也難矣舉羽棄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良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往斯其所以為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庵徐霜皋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尚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庵雲皋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即李氏而言戒翁譽叟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

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栖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為人所見者此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苑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為厲非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明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質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蓋為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朝采薇采芝之音後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為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

集之得傳也悖矣

右杲堂文續鈔序全祖望撰



于琳 夏基

于琳字貞瑕性好綜覽膺歲薦不赴教授生徒兼通六壬數及地理醫術善行楷妙繪事晚年習禪理庚申冬脩然揮手而逝 平湖

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夏基

夏基字樂只江南徽州人僑寓湖濱能詩工畫曠然有高世之志 今世說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巢鳴盛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於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堂曰永思草堂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侯齋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恂子木聞訃會哭私謚曰正孝先生自晦跡後不爲危言危行以動眾詩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親師友四詩以所師吳魚在執友高元倩皆於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爨桂

有餘香埋沙認遺鐵引領望西山草莽永如結足以見其志矣甯都魏禧冰叔嘗訪先生於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爲書致先生曰所云錯認時務以趨時爲務者此人本心且不識安問時務固不足道獨有志俊傑而無澹泊甯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器不遠大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終身佩之至於論文云意有所會油然吐之雖大文煥發具有夷然不屑之槩致爲精論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有求於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滯無不畢見禧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觀此則先生持身之宏遠自胸之貞固友道之直諒而於行文之法均可得其槩矣子二勉勳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贊曰靜志居詩話稱孝廉裹足不入城府者吳中有徐俟齋吾郡則李潛夫巢端明顧侯齋善書工六法名尤重至今無遠近寶其遺墨李巢兩先生匿跡惟恐不深今里中士子亦不能舉其姓氏惜哉

右傳張庚撰



顧韓

舊文學長洲顧君名韓字開林東吳之務實君子也少當平世則務工制義以力求肖於先輩大家取上第爲名臣以慰悅王父鳳臺公無忝於厥考明經君升公之嚴訓君固泊然無輕重於其際謂士所當爲未止此也顧氏家法子孫大小試後不事他途干謁君嘗以文章受知於提學御史倪公元琪撫軍張公國維直指路公振飛皆當世名鉅咸器重君以遠到期之壬午君升公病歿服未闋乃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以母在世多難乃一意謝諸生以白初志乙丙閒艱阻備嘗未免飢凍已更奉母歸黃埭故鄉則務力田親勞辱自非大病內外巨細事皆身先之暑不張蓋雨雪

自持繖徒行百十里以爲常更得賢配施碩人與同操作生多男  
 益訓以農田力學分任以事爲諸生者數人聽其浮湛曾不以科  
 名敦迫之既改葬君升公哀禮逾節見虞山蒙叟墓誌中母何碩  
 人思城中故居乃爲弁兵久踞君多方殫力驅出之奉母氏居焉  
 丙午母弟芳菁舉於鄉越二年而碩人獲歿於故居縣綴時語君  
 曰吾考終斯室惟汝功吾目瞑矣君既葬碩人自以爲畢一生事  
 以餘年徜徉古今載籍中殆不知今是何世君固憾君升公之歿  
 與葬爲庸醫及地師所誤則務精研內經素問與青烏堪輿諸書  
 其醫藥碩人及改葬君升公皆自爲之閒行之戚友殊有驗固不  
 索謝人亦不之謝拒之則怒詬及焉君笑領而已族指數千百以  
 事來質成者盡力爲之解紛強一飯不舉也所生子又多孫一以  
 訓子者訓之不延師聽父兄自爲師爲諸生者益多則一任之不  
 復問其進取方弟芳菁舉於鄉諸子焯成進士聞報日庶事紛拏  
 君一過爲之經理而酒食燕會絕不一赴子弟知其意不强也君  
 生平不觀優不飲酒不遊山水及嬉戲雜技懵然無所識於吳人  
 之所嗜者盡反其所爲而性獨好書甚於飢渴飲食曩以君升公  
 嚴勉事舉業亦非其好既棄諸生則益酣恣於古今之書其有裨  
 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務事足備一代之文獻者耳目及輒展轉窮  
 搜之必購得之爲快或書裒重及未版行而隱祕者求之益力得  
 之則狂喜神色飛動或力有所不能得則手自鈔寫窮日夜可盡

百十紙夜常不寐寐亦止盡數刻而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  
卷不停鈔自以為愉快極雖老至不知也凡鈔閱校讐精審不譌  
一字稍涉疑義則畫記之舉其辭問斷乃己尤嗜古今石文蠹齧  
焚餘亦所珍惜皆能原其所自窮力購之食脫粟衣懸鶉不顧也  
與之語上下數百年人文政事皆歷歷如掌示能知其是非得失  
成敗興亡之所在繼之以歛嗟太息悲咽不自聊識者咸哀其志  
與人交當其意雖晨擁篲一日十返踐雨雪獨身數十里勾貸行  
束脩羊不辭勞費自非然者雖絕世名貴人求一顧不可得吾故  
知古人有篤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而君更斂削才  
華食苟簡立於不貸聚訓子孫歸之實地不汲汲於榮名可尚也

已嘗有日者推算君之子命當奇貴君愀然曰吾生平無大罪過  
吾子何荼毒至此知戚傳以為笑君曰君未讀徐無鬼篇乎九方  
歎相馬得而相子綦之子柎也為失抑知世之所謂祥神人之所  
謂大不祥者乎行且令吾子謝諸生以力田訓蒙終焉矣君志行  
儉樸躬親細務以勞生為素業小大藏於實用而好書耽嗜漸靡  
其沈壯之氣幾幾有鴟夷子皮陶士行之風焉顧其子孫廿餘輩  
循循退讓無朱公中子之禍君得志亦必不以不與顧命為憾煩  
太真之迫促斯所以為君子也矣君生萬麻乙卯今庚申之閏得  
三百七十甲子嘗自卜壞於吳縣一都帝字圩更為元配施卜吉  
於長洲縣中十九都謂字圩各為生壙舉裴晉公之言曰生老病

死時至則行吾亦何容心也哉子男六人長執桓次國樑文煥俱諸生施出執禮執中執圭俱庶出孫十六人人龍聞韶執桓出從謙國樑出獻臣文煥出皆諸生餘幼未名鄉居黃埭河濱橋因自稱河濱漁人今子孫家焉子庚申秋在吳門將還山瀕行始交君子詩文集可四十卷版行未十一君從魏叔子朱臥庵見予所刻文卽手鈔之介臥庵通謁自是長卽造予往返十餘里日數過求未刻集不旬餘盡鈔藏弄之喜而歎曰先生是集道德經濟非文章也今盡爲予有也矣每繳納必捧持胸膺閒以經埭人爲褻最後以生壙屬予誌君固予文章鮑叔也其何敢辭銘曰

司空表聖作生壙達焉而弗貞虞山蒙叟爲雲閒道人生壙記蕩焉而弗徵乃若河濱之漁其滅丈人之釣非釣而媵予鱗鱗陽鱗戢尾大魚有神滅木獨立孰返其真其殆以是爲桃源阡陌世其子孫者耶

右生壙誌彭士望撰







施德裕

施德裕字惟一雲南鶴慶府人領崇禎庚午鄉薦初授河南封邱  
 教諭升四川射洪縣知縣於辛巳年擢黃州府同知時流氛日熾  
 全楚蹂躪德裕單車赴任竭力守禦未幾城陷被執德裕叱賊不  
 少屈賊索金帛德裕空囊無以應賊知其廉吏釋而遣之遂攜家  
 寄寓雷江學圃蒔花以詩酒自娛足跡不至戶外大司農王公宏  
 祚與德裕同年至契邀至白下一晤之外無他求也其蘊桂之性  
 如此晚尤食貧處之晏然卒年七十一歲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牛位坤

歲辛酉坐勛勤齋見四方士大夫以文字干魏公者槩謝不敏一  
 日市王通家子進士牛兆捷瀝血書尊人狀乞銘詞憫而惻不獲  
 已遂命予以一言代誌其墓余不敢辭按狀翁諱位坤字調均別  
 號太初世居澤州高平邑先世多隱德弗仕父某倜儻磊落好振  
 施一方推為長者舉丈夫子三翁其冢也翁生而英穎喜讀經史  
 百家言為舉子業渾涵淳蓄故明崇禎己巳補博士弟子歷試高  
 等與同里畢擷雲先生為石交赫然稱鄉祭酒癸酉挾策試太原  
 會流寇起張甚剽鄉井行過市王翁聞中道亟還翼其父避南山  
 之南猝遇賊奔趨躡偏翁度不獲免號天而慟策其父疾驅身故

遲遲不能步委以餌盜父得脫遂執翁刃及頸者四斷未及喉強以肘衛項血淋漓佯僵而臥免嗚呼中世子弟趨富貴若驚聞科舉蹈禍害不避遑顧其家既引還不幸父若子同罹厄矣愛其父或恤其軀卽義不恤倉迫間慮不能脫父父脫亦萬無自全翁獨從容委身釋父難躬瀕死者數復甦無恙翁之孝殆格天哉寇稍戢益發憤卒業肆力古今文藝一第爲父歡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父尋卒哀毀骨立喪暨葬盡禮事繼母以孝聞未幾皇清定鼎翁遂混迹博徒酒人里俠以興自豪絕不復言科舉事生平慕宋陳同甫爲人晚復愛孫太初因爲號葺一亭顏曰六宜偃臥其中且讀且耕且賈以餬其口季弟少放逸家漸蹶分財振起宗黨苦徭役毅然身任不以累恤人患難破產立與無幾微德色與賢豪大人長者語道理衡古今事當否人物高下則雄談橫辨慷慨激直不一字少借以故鄉先生臧否得翁一言爲輕重里井中行不義者不畏有司畏翁知翁真不愧太邱云子兆捷負奇質翁嚴督以學令執經畢擷雲先生稱高弟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念翁老未廷對趨省翁翁曰兒來兒無自盈哉士東髮讀書志期遠到小得何足榮幸今未釋褐當博師當世大賢豪擴其識勿以我毫患貧不學躁進失遠志夫浮薄子幸一第侈然志得父若祖率爲榮翁世乏簪纓身蹶場屋者數十年乍覩子成名折屐而喜亦人情翁顧不爲意勗以遠大翁蓋加於人一等矣是年夏翁七表

子姓謀舉觴會歲祲翁惻然止之曰人糠粃不饜而我張飲耶憶  
我父值游饑振活數十百人今雖貧大可大施小可小子立捐所  
有惠族黨鄉之人賴舉火者亡算庚申冬司寇召其子進士設絳  
蔚羅進士有難色翁曰魏先生非子向所謂當世宜師者耶幸召  
兒而兒故違之何促之來甫踰月進士心怦怦動若有所撼春正  
倍道還覲翁十餘日而翁竟以疾卒時康熙二十年辛酉二月朔  
也翁年七十五妻馮氏聘而天繼田氏武氏相繼卒魏氏生子三  
長卽進士兆捷仲兆甲季兆鼎皆鄉學生孫二姻戚詳狀中太史  
公謂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方翁之脫父患於南山也父潛  
匿古廟假寐夢神人賜青獅二忽一人蒙髮濺血持而去覺見翁  
來被賊刃創甚如夢狀因鑿石獅二期翁顯翁不顯而顯其子人  
嘖嘖以爲祥余姑不論跡翁生平讀書明大義孝於親友於兄弟  
繩子以義訓激昂慷直樂善不倦天之報施翁其有艾哉某年某  
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因爲銘

行潛斯篤德積乃昌翁砥於身修於家而善溢於鄉爰歸爰藏爰  
發其祥

右墓誌銘許汝霖撰



孫學稼

子起崇

孫學稼字君實福州侯官人祖承謨明萬曆十一年進士知崇德縣父昌裔萬曆卅八年進士浙江提學副使晚舉學稼愛之學稼幼能詩垂髫補縣諸生時明已阨危閩中尙安堵孫氏故衣冠家所居光祿吟臺道山石梁書屋林泉清美過從濡染皆名彥故學稼雖少承世祿刻厲過寒素唐王入閩越開儲賢館以待士宦族強半登進學稼諸父昌祖昌全皆居清要父執多九列獨漠然自守唐王敗先幾避跡長樂之三溪及魯王下福州傍近郡縣或勸之仕不應 大清順治五年亂定返故山田園盡失乃出游吳楚齊魯燕趙秦晉耽杭州西湖之勝自號聖湖漁者歷三十年每間

國朝詩林卷之三  
卷四十三  
歲歸一省母而已逆藩耿精忠之未叛也學稼適歸里知有變託  
其家於友復跳出及難作知名士多迫污僞命眾始服其遠識學  
稼行方而氣和自處在謝翱楊維禎之間既消落自廢則舉天下  
山川徼塞并宿祠墓舊聞之忠佞人事之得失四方耆舊之顯晦  
生死慷慨激楚一發之於詩愴然有麥秀黍離之遺音當明之亡  
逸民遺老往往抱三閭之哀怨禽啾蟲咽於空山窮巷之中風雨  
江湖之上論世者悲其志而不能廢其辭故乾隆中編四庫書  
以張仁熙徐振芳韓純玉諸人之作並摭而錄之在閩越若福清  
林古度茂之侯官許友有介莆田余懷澹心建甯丁之賢德峯朱  
國漢爲章閩縣徐延壽存永長樂謝杲清門與學稼皆其倫也不  
幸遺文零落存者什一故罕得進於石渠蘭臺之府焉學稼晚焚  
其少作斷自順治丁酉始爲蘭雪軒集三十卷同里黃晉良高兆  
序之然世無知者康熙二十年重九歿於懷慶府僧舍子起宗走  
數千里奉喪及遺書歸久之集爲其裔稚女誤燬嘉慶六年縣進  
士陳鍾濂得其彙於京師皆顧炎武紀昀鍾等論定者進士從父  
庚煥復得其所缺逸詩數十篇乃合錄以傳於世又有十六國年  
表并論四卷羣言彙鈔四十卷並亡起宗字蔚若詩亦偉麗

右傳陳壽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隱逸十三

李模

李模字子木號灌谿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東莞知縣有聲入  
 為御史巡按真定諸府劾論分守中官謫南京國子監典籍福王  
 立封四鎮為侯伯模上言擁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  
 以定策為功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  
 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科而與之定策勳  
 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先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  
 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為河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不可為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卷四百七十三  
矣卽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右傳溫睿臨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隱逸十三

周容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於海上也。蹇堂以知己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蹇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蹇。有爲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慙負於蹇堂。及相見。蹇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蹇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蹇堂以受拷。故凶終於心水。是未讀蹇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於蹇堂生死之交。謂當蹇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蹇堂以戊子救心水。事畢卽歸。而農祥



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  
格庵張蒼水事大半舛錯全無攷證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  
不免耳視而目聽若甓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  
郢書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右辨誣全祖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三補錄

隱逸十三

方文

從孫中德

中履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狀貌魁傑賦  
性愜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  
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  
吳應箕次尾諸名士狎主藝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楮柱其  
間所選訊雅一書壇墀相望並重雞林既因世變不就博士弟子  
試銳志著述其為詩陶冶性靈流連景物不屑為章絺句繪之學  
間有徑率之句頗為承學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

鍊凡人所輕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臍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賺之而爾止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畚山集五十卷一時耆宿若□□□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久宋玉叔願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爲必傳今其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貴何如詩可傳卜肆尙能言孝弟醫方猶可立君臣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壬子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題詞且語座客曰陶坦率白老嫗可解皆不足慮所慮杜陵老子文峻網密恐畚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擊不暇草書時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方爾止名文號畚山桐城布衣居金陵少有才華晚歲爲詩學白樂天以己壬子生命畫史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焉性坦率每見人誦詩者輒爲竄改以是輒忤人意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覆其短人亦以此多之所著有畚山集西江游草宣城施愚山曰世之論詩者惟尙聲調嚼吟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經圖勝蹟綴輯爲工稍涉情語嘗以降格於是前可移後甲可贈乙郭郭雖雄中實敝陋

爾止為詩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與會所屬肆口成篇故其詩款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迹也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方中德

桐城方田伯名中德密之先生子敦行孝友隱居不仕卒年八十餘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素伯名中履有俊才隨密之先生於方外時人擬蘇過之於子瞻晚築稻花齋以居殫力著述有古今釋疑十八卷理學正訓學道編汗青閣集等書

右聞見錄吳德旋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四目錄

隱逸十四

吳鑄

曹元方

陳長吉

陳允衡

宋釋之

石哈興

王義士

朱澂

錢士璋

潘應斗

弟應星

查士標

張穆

吳醇

駱國挺

張壯行

蔡紹元

黃中理

欽揖

柏立本

侯恩炳

邱園

沈通明

闕士琦

邢祚允

李若傑

子霖

采薇子

一壺先生

耕雲子

丁鑛

李清

夏羽王

子祖二

馮君

譚紹琬

龍宏戴

譚先台

張霖

沈光文

徐孚遠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隱逸十四

吳鑄

公諱鑄字鼎吾秀水人崇禎十年進士除廣信推官廣信地界浙  
閩山谷深邃逶迤千餘里爲逋逃藪閩中流人藝藍樹漆者主客  
不相安羣聚爲盜四方亡命附麗之當公視事賊已蹂躪五部勢  
益欲莊烈皇帝敕各司會勦撫按知公才檄公監紀軍事會華亭  
陳子龍以紹興推官監浙兵公故與陳善因合謀直擣其巢穴斬  
僞大王吳救貧生擒千里眼九爪龍等先是鉛山寇警鉛山隸括

州州縣官莫能誰何公奉檄攝視州事招流民撫良善而身出募鄉勇佐官兵捍禦盜魁張晉徽宵逸亟請主者率大兵殲焉及是撫按交疏敘功疏上不報公在廣信潔己愛下尤勤於吏事不敢一日自逸歲旱疏訟於神曰惟民依神惟神答職職如酷烈浚民神其鑒諸職如訖威訖富獄貨辜功神其鑒極職或曠官請聚艾積薪以身塞無狀民則何辜罹此災苦其自信於明神如此十七年春有旨內召甫治裝福王監國起公吏部主事柄相馬士英使人風公曰若來何操公正色拒之授禮部祠祭明年奉使在塗陪京失守遂遯跡梅會里杜門不與人事順治三年丙戌巡撫某公以疏薦公誓死不應康熙辛酉年八十有五卒距生萬曆丁酉蓋八浹酉矣子源起字準庵進士官給事康熙戊午 詔開鴻儒制科特疏薦當湖陸先生隴其學者稱焉

朱辰應曰申酉之際明運既移人心亦去士大夫有挈持文運身秉國鈞者尙不恤改轅易轍公奉命祭告禹陵未渡錢塘聞弘光主出走踉蹌歸設壇帷望吳門外哭踊復命此與公孫歸父之於魯宣公蘇武之謁武帝園廟何有二哉然公抱亡國之戚歷四十年卒不少渝其志云

右傳朱辰應撰



曹元方

順治初 王師渡江破金陵故明賢士大夫相率南奔往往崎嶇  
 閩粵閒思以功名自蓋然而門戶之禍益熾上不知兵下不用命  
 文恬武嬉卒至土崩瓦解然後已其在行閒者或死於兵或死於  
 盜賊水火懂而得免或竄入方袍黃冠之中其尤幸者則又感憤  
 無聊或廬一廛田一區甘菹編氓以終君子論其世悲其志而竊  
 歎其所遭之不辰不忍援亡國大夫之說苛繩其後也如侍郎公  
 與公是已公諱元方姓曹氏字介皇別自號耘庵世居海鹽之滄  
 風里父侍郎公諱履泰舉天啟中進士踰十八年為崇禎十六年  
 公亦舉進士父子皆侃侃抗直不撓以才學並著聲譽中朝爭推

爲東林黨人當金陵之破也自京口至浙西無不望風內附侍郎公方以謫戍家居公亦棄常熟縣印歸省於家會淳風爲亂兵所掠公父子蒼黃中各棄家散走公由閒道變姓名入閩得謁隆武主於福州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進驗封司郎中繼而侍郎公亦由海道至授太常少卿累升兵部右侍郎父子俱在列是時閩中恃大帥鄭芝龍爲重而芝龍桀驁至與閣臣抗禮出入訶殿聲擬於警蹕視隆武主蔑如也由是隆武君臣積與相猜恨竟殺其所善都督陳謙公逆策國事將敗乞視師江上乃加御史銜齎白金五十兩而遣之公僅抵浦城而江上潰兵突至遂縋城竄走山谷匿僧舍中侍郎公從隆武主趨贛州中道傳王師至土豪將縛

侍郎公以降急投身巖石下斃而復蘇亦輿臥僧舍中其地距浦城踰數百里公聞之懼侍郎公不免急號呼訪求凡閒關亂兵開者若干日父子始相見迎至浦城侍郎公以病先返故里而公獨滯畱僧舍明年夏甫歸渡錢塘而丁侍郎公艱矣於是淳風故廬已毀里中交親無藉及市井惡少年爭洶洶攘臂視公爲奇貨所以挾持虛喝者萬端公屹不動然其家遂破挈母夫人及妻子寄食旅舍中久之事定始卜硤石村葺東山草堂以居杜門讀書賦詩暇則挾杖嬰遨山水如是者三十年最後縣官慕公歎曰此先朝遺老也延爲鄉飲大賓公力辭不可得識者咸以爲允享年八十有二卒於草堂之正寢公少有至性尤重名節敦尙氣誼侍郎

公在崇禎朝以給事中言事忤大閹王永祚羅織下刑部獄公爲諸生蒲伏數千里入視醫藥於獄中爲摩創吮血日夜目不交睫出則囚服叩首控訴諸公卿之門流涕被面見者悉矜其冤侍郎公慮公爲邏者所獲公曰兒萬死不憾侍郎公竟以譴戍得脫拊公語所知曰此吾克家子也微此子吾不望生還矣及金陵建都公居選人中先是閣臣馬士英後先與侍郎公俱繫獄相親厚視公如子姓至是擅政有薦公署職方事者自己下矣士英覬公往謁且欲借以德公公訖不往上疏願得循分守外吏語侵士英士英怒遂授常熟知縣以去其平居氣節如此公爲宋忠靖公勛之後勛扈高宗南渡其裔孫始徙著海鹽曾祖某祖某萬厯中舉人

羅山知縣以侍郎公貴歷贈太常少卿侍郎公之葬也故史官吳先生太沖爲之誌其文典質可誦今諸孤卜於某年月日葬公大河堰之原以誌銘屬琬謹按公自撰年譜及侍郎公誌采掇其出處大節與侍郎公牽連書之以信後世至於行狀所述猥瑣不當書者俱不及載云娶陳宜人子男二人三德康熙丁巳舉人三才廩貢生皆側出女二人適諸生沈聖祥陳宜人出適監生王子頰亦側出孫男四人孫女二人銘曰

維明之季勢傾莫支噫小朝廷僅延歲時雖有君子亦奚能爲猗與曹公才大未施脫身兵燹晚卜幽栖硤石之麓可讀可犁可觴可詠可詒後嗣碩果不食天若祐之壽考令終如公則希河堰之



濱神爽來依偕侍郎公九原相隨琢詞於石不磨是期

右墓誌銘汪琬撰

君諱元方字介皇浙海鹽之滄風里人也始祖勛扈宋高宗南渡官至太尉諡忠靖遂居海鹽至祖嘉謨明萬厯辛卯舉人羅山知縣稱循吏父履泰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以忠義直節著聞君幼穎異有至性爲兒嬉戲俱有禮法稍長爲文輒冠其曹一時知名士交推重之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會北都亡金陵建國授常熟知縣時大學士馬士英擅國政政亂先是侍郎與士英以事嘗同繫西曹有舊至是有薦君署職方司事者士英亦藉君名冀往謁附己君訖不往上疏言願遵定制補外吏語侵士英

士英怒卒與令常熟常熟爲吳中煩劇邑最當金陵草創所在兵與民交狃無甯晷君措兵餉惜民力俱帖然邑稱治金陵敗君棄官歸先是侍郎獲譴謫戍適歸里君父子以謂於義不可冥然以居君先變姓名閒道入閩至建甯謁隆武主卽授吏部文選司主事進驗封司郎中頃之侍郎亦由海道至卽授太常卿晉兵部右侍郎父子俱以忠義激發開闢來一時咸偉之當是時大帥鄭芝龍久以桀寇內附前朝崇其秩號姑息爲養驕至是益甚志叵測君抗疏自請出視江上師閔封守欲從外爲重內計得召對加御史銜賜白金君揮涕以行至浦城則江上潰兵接踵狼狽下王師繼至君倉卒行計後圖侍郎從隆武主趨贛州遇王師投身

崖石下絕復甦昇至僧舍免頃之侍郎輾轉至浦城父子得相見  
侍郎疾甚乃先歸旋卒於家君聞乃亟歸微服挈母夫人及妻子  
行寄食旅舍中久之事稍定瀆風里故居已燬於兵卜居硤石邨  
築草堂自號耘庵以老卒年八十有二初侍郎在崇禎朝以給事  
中上疏忤大閹王永祚下獄君時爲諸生自家門蒲伏數千里出  
入狴狴閒內則怡顏以慰親心外則搶頭呼籲諸在位者晝夜號  
泣訴冤人咸爲感動侍郎卒得減論謫戍君之誠有以致之也及  
甫登仕值革運流離奔赴吳越閩海閒瀕死而不辭蓋君之於家  
於國患難交迕子與臣俱能爲其難者如此卒以獲全天也晚年  
杜門著書嘯詠泉石三十年君之志藉是以爲末計矣君之配及  
子女詳礦志此不列列其大節之可傳者

贊曰士生輒近之世往往與世俯仰隨所處謀旦夕計斯已矣夫  
士固有志無論志之能伸與不能伸但隨其力以聽之時與命可  
矣吏部君當艱難之會舍安而就危卻易而爲難觀其志與流俗  
之所尚者異晚年退而學道蓋有得於中庶幾希聖人之仕止者  
歟

右傳葉燮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陳長吉

予成童時赴崇禎己卯鄉試見山陰陳先生以廩餼高等率先諸試人諸試人咸籍籍稱先生藝文不置既而傳先生高蹈焚所著書且盡發生平所藏諸經史載籍拉雜鬻市門嘆曰書生何益於人國而擁此纍纍為哉予嘗聞其言而悲之今相距三十年與其嗣君州司馬參軍兄弟游於京師知先生尙健好故鄉山水嘗登種山樂之為層樓相望間與客汎鑑湖竟夜忘返逮曉不能別因自號鑑湖逸民予謂先生以高才碩學不能行於時懷抱鬱鬱宜假此自遣以銷支干及接其猶子廣文來京謂先生已謝世且持其嗣君書幣並狀以請予誌墓予啟讀之然後知先生篤行其生

平壘塊原有不得已於中而非以自放已也先生諱長吉字履謙  
 小名綠衣以生時有綠衣客來故云乃生甫週歲而驟罹家變其  
 父工正公隨兄太僕公官京師而畱其所娶於家則沈孺人也沈  
 孺人實生先生在襁褓而先生至父少府公家居王母馬太孺人  
 性素嚴沈孺人事之失歡偶以細故女僮譁張之大怒出沈孺人  
 當是時沈孺人脫先生於懷置地去先生不知也及稍長知之嘗  
 出外傅長跪請就里門學冀以往省不許遇伏臘親串有慶弔必  
 長跪請遣行不許時先生嬉戲百計謀所以過省者雖馬太孺人  
 知其情故禁勿往然間一自往而沈孺人則竟以是怏怏死先生  
 隱痛既不言願私自哭踊若居喪者而見馬太孺人輒收涕如平  
 常幸先生少慧且鞠於馬太孺人馬太孺人故愛孫而先生承伺  
 之曲至偶有過苦之必跪曰請易以杖問之曰恐傷大母手也馬  
 太孺人以是亦憐之嘗侍馬太孺人於京邸就工正公養時年甫  
 垂髦帷燈之讀達曙不寐人勞之曰吾不敏故然也且肆力古學  
 日就太僕公緝諸古文史每遇前人處人倫之變必反覆流涕求  
 其得當而後已嘗謂新序宋襄母歸衛襄每欲省母而不能也託  
 言兒有舅在衛嘗愛兒請省之慟哭曰吾獨無舅氏哉因作懷舅  
 詩十章日諷之以見志云既而工正公再娶則馬孺人也馬孺人  
 齒少於先生馬太孺人愛馬孺人甚惟恐先生事之不能如事母  
 而先生事馬孺人無異事馬太孺人會先生娶婦俞其事馬太孺

人馬孺人無異先生然後馬太孺人大悔恨謂前此誤聽女僮言  
 出沈孺人沈孺人無過先生乃乘閒涕泣請立沈孺人主且請合  
 兆於陳氏之墓擇日發喪遷於盛塘之上埠而於是沈孺人還陳  
 氏焉崇禎十六年獻賊破武昌先生奉馬太孺人歸自楚以就工  
 正公養也既而馬太孺人卒先生終其喪不出試會國變人有以  
 先生名入薦者曰吾安庸矣先生性近物不好訐人過人以逆至  
 必受之願介節不事干謁里中人以庸調列先生名先生起自直  
 乃免邑長吏有舉先生鄉飲酒禮者先生拒不許至金錢往來必  
 自損甯予勿取歲歉里各施粥廠先生請馬太孺人設粥紫金里  
 當工正公仕楚時人多貸其金雖家居甚貧而不之責也嘗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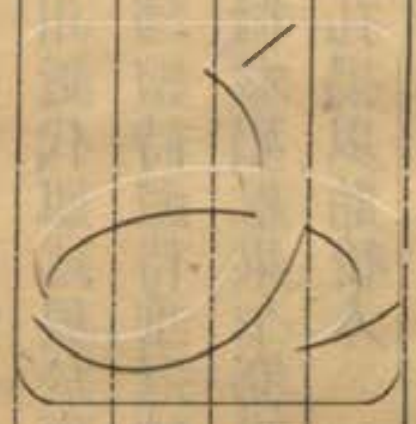
丁不辰吾所得於天已歉若金錢豈吾所宜有哉鼎革以來先生  
 既以高行稱而諸子游京師者爭致所得賣賦金為奉養費先生  
 悉均諸弟馬孺人所出者且為族譜自溯家世從穎川後迄宋中  
 葉有宣和進士拜錄參大夫扈蹕南渡移家上虞閱七世而遷郡  
 城有正一公者仕元為紹興路副提舉實居山陰紫金里乃為宗  
 祠祀一世祖自上虞以下稍合錢於羣從之有財者而身成之然  
 猶以未置祀田為嫌臨卒願諸子而嘆諸子曰豈以兒輩不盡在  
 側耶抑祀田未置耶曰吾六兒而在側者三何憾若祀田不置則  
 誠有之然不曰有兒輩在乎吾所苦者幼不得奉沈孺人一日歡  
 老不得待馬孺人百年後耳先生生於萬厯年月日卒於康熙年

月日娶兪孺人則前山海關游擊將軍闇然公女也子六士鐸士  
銓士錦士錫士鎬士鈺鐸與銓則前所云以廩監爲州司馬與參  
軍者餘悉具狀狀又云先生聰敏多技然不好用當其在京時有  
異人授祕書能避刀劍爲隱形法先生薄爲幻屏去然閒以易數  
射覆多奇中同舟客畫衙書雀於紙請射之兆成笑曰鼓翼無聲  
傳言不明畫禽之衙簡者也其敏如此銘曰

於惟君子顯德被身慮物用義居心以仁修是天節篤於人倫豈  
謂少小遭生不辰阿母投杼慈闈拾塵漸起中構因之反脣銀牀  
斷梗金車覆輪大歸在媯絕兆於陳哭止孔伋養亡曾元所藉孝  
子周旋其間北歷燕齊南遊楚鄖宴爾視聽親爲寒暄至誠所感  
克孚於神珠還就浦璧完自秦唾地已滅煉天無痕況經多學夙  
稱博文珪璋特達形聲斯聞將獻司徒入公車門驟丁陽九遽屏  
典墳絕跡仕進甘心隱淪鑑湖一曲忘乎冬春但抱好子達節任  
眞才智狡獪槩勿以先潛光彌耀隱德倍宣堂構日大子孫其蕃  
爰溯世德肇自潁川近代祖述興於南遷作譜敦族爲祠安神三  
鳳同辭八龍成荀趨嬾詩禮侍垂冠紳薄祿致養小輿迎歡顧蒐  
虧復何足以言少微載殞雕梁乍騫甫聽虞殯應歸原阡潘誅永  
叶郭碑新鐫闕宮孔揚以貽後人

石墓誌銘毛奇齡撰

同書詩集卷之十四



陳允衡

陳允衡字伯璣建昌人御史本子闕閱之胄也家東門避亂移居與劉遠公俱流寓蕪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娛最工五言體清羸弱不勝衣雙瞳子碧色食貧不輕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者荅曰吾愛吾琴耳因署其堂曰愛琴并以名其詩有寶琴館集好表章故人遺書所選婁子柔堅徐巨源世溥古文尤為不苟人競傳之後徙舊京晚復歸東湖葺蘇雲卿蔬圃故址居之著詩撰詩慰國雅等書同時施愚山撰藏山集葉初庵撰獨賞集陳其年撰篋衍集惟篋衍集行於世好論詩在廣陵評漁洋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三昧其在江南一時名公卿詞人皆樂

國朝詩集卷之十四 隱逸十四

與之遊惟其學成於己而信孚於友也其五言清深沖淡如斜日  
明孤城晚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信非  
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其春殘山更青幽居傍水色疎鐘荒寺  
在澹月空牀得則白下同于皇過孟貞水閣夜話作也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宋釋之 石哈興

少時耳宋釋之名以冥鴻弗詳也友人邢瑤溪曰吾知之家富平  
好讀書貧無以資有渭南石哈興者傭於釋之鄉見而奇之縱令  
學以其值給之發憤鍵門徧讀諸經史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  
衰每丁夜居鄰睡醒猶聞度紙聲願不爲章句學學成賣卜長安  
靖逆侯張勇方少賤食伍嘗從卜輒效心奇之屢立功至建牙欲  
偕往釋之不可乃以千金壽其母迫與俱事必諏而後行其祕謀  
密計人莫得聞然勇所向制勝皆本於釋之故秦人諺曰勇之功  
釋之功無何吳逆蠕動勇督師鳳翔寶雞閒是時三藩聯絡勢欲  
猖獗自大散關以西皆屬於逆逆屯兵關口有驍將馬三保在滇



素所委任傳令三保至兵始出秦隴諸戍卒洶洶無鬪志日夜望  
三保來卽款附勇雖擁重兵而部下解體一日迴翔奧室釋之潛  
至拊其背曰嘻公無以逆故勇愕然曰將若何曰安坐封侯耳再  
問不對而出勇思屢恆遇機要釋之不盡言而半語隻詞靡不奇  
中乃一意堅壁嚴斥堠申約束士伍肅然旣而三保爲子娶婦遷  
延不至七月淋雨浹旬軍皆黑痢死勇鼓行蹙之不交刃而蕩平  
逆授首蓋天祚 聖朝而釋之先見若此事定勇受 上賞 封  
靖逆侯侯勳高傲睨獨嚴憚釋之釋之視一切世故泊如也獨師  
事哈興於是歸大陳金幣邀哈興至欲拜之哈興瞪目厲聲曰吾  
始以若非常人乃爲他人作嫁衣裳反以是陷我耶不願而去釋  
之奉母老青鞵布襪徧遊名山川勇蹤跡不可得或云訪王無異  
於華山入不返當靖逆侯時天下初定呼吸風雲凡珍奇瑰異王  
侯卿相所不能致者皆歸於勇勇必爲釋之壽釋之曰若功成吾  
去矣勇固畱防衛甚周一朝扃戶不啟勇排闥入則釋之遯矣几  
帳依然所餽金寶珠玉皆區之土牀中籍記分寸不失夫天下衣  
冠方幅籍籍稱自好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反顏相向視釋之爲  
何如哈興卒無聞士論尤高於釋之釋之能前知世多異之或伺  
其出竊發其篋亦無他奇惟多有太一占

右傳劉紹攷撰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

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愠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於滇之石萬溪其山三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軍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爲賊謀拘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略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者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柰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開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卒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齊聲大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眾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開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畱中軍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嘗閒居與勇語曰某平生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

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偶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獨石哈生而已  
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跌  
坐飲酒劇談談罷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嘗於  
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  
俄而哈生草冠草履褐衣昂然而入揖眾直踞其席石芝傍侍執  
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盃豪飲傍若無眾賓客也眾大驚  
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  
待吾友人宋君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  
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厚葬成禮而去  
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 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

於華山云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遊爲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  
芝一出而爲張將軍畫策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  
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爲人奴而不辱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  
純又云哈生旣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爲姓有託  
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右合傳彭端淑撰

按宋釋之一作石芝石哈生一  
作哈興未知孰是並存待考

王義士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毋  
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土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卽殺之兄懼走  
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  
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故黠者往往鋌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  
吾將爲朝廷殺賊何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間交其豪  
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寢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  
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躡屣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  
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戰嘗憤逆賊猖獗欲  
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眾未

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  
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  
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  
戰三日夜賊益眾力竭天祐遂爲賊困圍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  
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  
不可無公強擲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  
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  
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  
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  
其縱鷹獵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者嘗爲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難近臨敵以牛  
胞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  
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乃諸人俱脫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右傳王源撰



朱澂

公諱澂字泳思號碻庵與予居同里少同學老同栖遯者也曾祖  
大中邑文學嘗學於陽明先生實踐有得著心印錄爲當時四方  
學者所推重祖家棟鎮江府教授嗣祖家楫萬厯己酉科舉入江  
西永豐縣知縣有清節以不能媚上官投劾歸父士鯤卽五十年  
前東南士所稱魁壘骨鯁之爾擢先生也繇選拔貢授廣西武宣  
縣知縣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改授吏科給事中鼎革時偕元配楊  
孺人季子北流縣知縣澆闔門殉難烈與北都死事諸君子等而  
朱氏數世之學始於是乎益光嗚呼忠孝節義天地之所繇立也  
學者學此矣給諫獨致命遂志明其學於舉世波靡之日其功於

吾道甚大今信此者或鮮然君子恆不疑豈非以其道哉碻庵爲  
給諫長子初以給諫命故不及隨侍後得訃南嚮號踊慟絕者數  
矣而又以拮据籍產之役六邁妻子之喪錯忤奔迫又數年始得  
爲弟濼治裝爲歸骨之計而又以蠻煙宿莽人徑都絕躑躅三年  
而終不能得嗚呼此碻庵之所爲窮天極地此痛無已終其生爲  
煢煢在疚之身雖至於易簣之時氣息支綴而猶哀吟於迢迢之  
嶺雲者也碻庵生稟異資又以胚胎家學岸然自立故其一生攻  
苦得力特於文章爲尤著方弱冠卽受知於學使者倪三蘭先生  
每試皆冠軍乃食餼當是時給諫方主壇邑中爲文會予與碻庵  
兄弟並時時相過從奉訓迪以追隨淬厲於其間然心懾碻庵甚  
而邑侯陳塞山先生尤極稱碻庵有國士之目壬午舉於鄉而其  
文益貴重蓋識遠才涌而又沈潛乎六經子史之要養其根而俟  
其實含咀醞郁閎中肆外以抉發聖人之微言而足備當世謀國  
者之用故疇昔諸選家所刊行之專彙至今震耀學者之心目猶  
以爲奮雷之發蟄芳春之始華也繼是益又肆力於詩與弟蒼巖  
家庭閒自相師友倡和極富跼踣蘆碻之志白首銜恤之哀未嘗  
一刻忘也故其詩悽婉沈痛者爲多可以見仁人孝子之思焉又  
彙輯其先人數世之詩爲詩系人謂碻庵如蘇氏之父子兄弟各  
極其才情之勝各成爲一家之言予以爲給諫獨有千古包括天  
地之元氣源深流長發之於碻庵兄弟譬如黃河之水擘華蹈襄

回復萬里儻不遡之崑崙天柱終不得其委輸分逝之故也碻庵  
爲人貌樸而氣和志潔而行瀟敦倫好古嗜學不厭日就斷編鬻  
翰寤寐窮研寥寂以當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蕭閒澹泊而意恆  
有以自得故素性尤不肖輕入公府諸隸人廝養唯見公猶側足  
不敢出氣負時名甚久絕未嘗有氣矜之色然素不妄交交則肝  
肺洞然必誠必信始終無間言尤好獎植後進見人微善必咨嗟  
誦說以冀其有成立又嘗以課藝大會邑里諸少年士手之口之  
以相訓勉且饗飧之以期其必赴如是者數年士果以此多爲名  
諸生至今人往往誦之而碻庵不言嗟乎吾靖至今日邑父老不  
敢問矣向有碻庵在則先民舊德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今碻庵  
又逝此吾邑之不幸也吾故爲之傳而因以自傷云

論曰生民當易代之際其爲抱碻庵之痛者多矣悲夫儻所謂天  
道者非耶抑吾又嘗思之子之身親之身也子身在則親固宛然  
在也然或者修名之不立則又豈非誠死其親者耶然則觀碻庵  
之文又觀其行事之能自愛重真能具體給諫者矣且給諫原不  
死而又有碻庵則學之所係固如是其大也夫如是則爲臣與子  
者皆可以觀矣

右傳朱鳳台撰





錢士璋

錢士璋字章玉少隨父任京師明習典故負經濟才苦於徭役士璋建議為條鞭法以均之著為令在甬上值海寇亂士璋出奇計定之舟山以安薄游天台因號赤霞山人後歸西湖見石山壁立有篆刻赤霞字符其號遂築菴終老焉善吟詠工草書尤精繪畫得宋元人筆意所著有赤霞山莊集年八十有五

錢塘縣志

錢士璋仁和諸生甲申後隱西湖赤霞山屢徵不起每放舟孤山琴一曲笛三弄酣飲後吟詩數章走筆作雲林畫見者目為神仙中人

圖繪寶鑑續纂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潘應星字夢白應斗弟南渡後以恩貢官禮部主事

耆舊傳應星性孝友父病篤刲股和藥進創重幾危嗜學強記晚年益耽禪悅兄弟偕隱與車孝思王稚潛輩友善皆前明遺老也名所居曰倚影堂作賦以見志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 查士標

查士標字二瞻號梅壑散人海陽人前諸生尋棄舉子業專事書畫家故饒裕多鼎彝及宋元人真蹟遂精鑒別畫初學倪高士後參以梅華道人董文敏筆法用筆不多惜墨如金風神瀟散氣韻荒寒逸品也見王石谷畫愛之延至家乞其潑墨作雲西雲林大癡仲圭四家筆法益有所資取也晚年技益超邁直窺元人之奧嘗作師子林册宋漫堂得之爲快年八十四卒於維揚漫堂爲立傳並序行其詩二瞻性疏懶嗜臥或日晡而起畏接賓客益有託而逃焉先時有王額駙者貴甚擁高貲人冀一見不可得三顧二瞻終不荅無何王敗人以是服其先見生平無疾言危論見後輩

書畫必獎譽之故名高而人不忌與同里孫逸汪之瑞釋弘仁稱  
四大家書法純學華亭足亂真本弟子何文煌字昭夏號竹坡畫  
筆超老趾及踵矣書亦得其法焉

右 國朝畫徵錄張庚撰

張穆

張穆字穆之號鐵橋東莞布衣也善詩著鐵橋山人稟畫馬爲嶺  
表好手嘗讀書於羅浮山石洞得其山嵐隱見故畫山水亦有生  
氣善擊劍身長三尺年八十餘步履如飛

畫徵錄

韓純玉題張鐵橋畫馬鐵橋年已七十五醉裏蹢躅拔劍舞餘勇  
猶令筆墨飛迅埽驂駟力如虎維縶蕭蕭古白楊四蹠卓立明秋  
霜昂然顧盼氣深穩風髮霧鬣非尋常用之疆場一敵萬如何間  
置荒坳畔壯心烈士悲暮年永日披圖發長歎

蘆廬集

朱檢討錫鬯贈張山人詩鐵橋老人逸興長草堂卜築東溪旁彈  
碁擊劍有奇術飲酒賦詩多樂方逢人豈憚霸陵尉畫馬不數江

都王莫道雄心今老去猶能結客少年場 曝書亭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吳醇

吳醇號艾庵長洲縣人工畫文處士挾有艾庵贈山水歌新年積  
雪天氣寒文子愁坐慘不歡吳生憐我久寂寞衝寒踴雪來相看  
入門相見即歡呼贈我一幅山水圖瑣屑不肖學黃鶴淡遠直可  
追倪迂對之恍疑身在深山裏石上潺潺聽流水晴窗展卷恆臥  
遊頓覺沈痾陡然起 十一研齋集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駱國挺

寒厓草堂在鄞南湖上所謂小江里者故職方駱先生精舍也其地蓋已累易主乾隆辛未諸生盧鎬假館授徒於其地予歎曰三十年以來求職方之子孫以訪其軼事而不可得則求其詩文而不可得則求其邱墓而表之而又不可得年運而往里中之知職方者希矣今過其草堂其安可默然而已況其石闌花時風流宛在是固東籬之遺也乃爲之記職方諱國挺字天植寒厓其五十字故諸暨人也居鄞甫二世有殊才當是時其東鄰李氏方貴盛忠毅公鎮三藩一門子弟多儁士而職方以諸生崛起名甚盛里人引而齊之曰李駱不以勢位甲乙也鄞士尙節義職方所與爲

素心者曰華公夏王公家勤陸公宇燭高公宇泰風格相伯仲而東江事起左右錢忠介公破家輸餉遂爲六狂生之亞降紳夫已氏欲殺之亦與六狂生等忠介浮海戊子又有五君子之難夫已氏欲株連先生而身書中無其名乃散流言謂待翻城之後盡籍諸薦紳家以賞軍蓋激眾怒以害之華公聞而歎曰如此則國人皆曰可殺矣天植之肉其足食乎竟被逮訊久之得脫而家遂中落於是柴門土室不接一客蕉萃三十餘年以卒然每年五月初二日必致祭於石繖山房爲華公也而配以楊屠董諸公六月二十日致祭於石雁山房爲王公也而配以施杜諸公西臺東臺嗚咽之聲相接邏舟雖過不怵也嘗夜宿草堂慟哭驚四鄰門人皆起先生尙未寤旦而問之則曰夢見蒼水相語於荒亭木末之間不覺失聲因作寒厓紀夢詩著有寒厓草堂集駱氏本自諸暨來無族屬一子傳之一孫祕其集不肖出以多嫌諱也乃未幾而其子卒其孫又卒駱氏遂無後其集竟不知所之嗚呼其可痛也職方之惓惓於華王諸公如此今孰爲職方念及者乎百年以來諸公之或死或生不必盡同而其趨則一吾鄉遂以成鄒魯之俗其功大矣是非世俗之所知也此予之所以過草堂低徊畱連不能自己也

右寒厓草堂記全祖望撰

自曰忠  
良大美非生  
之之  
人之  
千  
不  
本  
本

張壯行

己卯之春讀儀封周伯章所為張孝廉傳慨然流涕者久之蓋傷世之知之者未能既其實也孝廉祥符人名壯行字心孟生來負奇氣往往脫略矩繩中然大德實尺寸不自苟其為文亦然故少能識之試童子連不得志於有司年三十餘卒以儒士中天啟甲子鄉試計偕至京師寓之鄰聞有吹洞簫者其聲特異遂往叩之吹者與言賞其妙悟於是盡其所得之師者授焉心孟精究至忘寢食一旦恍然悟曰此七均正聲也失傳久矣何幸於茲遇之倚節而弄無不合者因而面壁自語或時起舞珊珊從者以為狂矣試之前一日僕人為理入場具白曰詰朝當入闈心孟曰我不知

國朝書畫考卷之四



也至音之淪墜向千載今者於一器之微古人之神奇寓焉孔子所嘆為不圖至斯者我幸遇之不特聆之於耳且能會之於心不但會之於心兼能傳之於器此來所得多矣我方樂此懼弗及也邊問其他哉言畢輒擗管嗚嗚然吹不休直至鎖院門扇音猶嫋嫋矣僕人復白曰試誤矣張目曰束裝不顧而歸歸後時時絕人事而為之或值可喜可愕與一切無聊不平之感率作一弄以消磨之久之流寇攻汴獲之驅使去猶佩所吹簫於身至砦踞地而吹之淒惋幽鬱嗚咽動人環聽者眾始而喜繼以太息忽不覺思鄉懷土悲從中來為之涕下霑巾焉於是羣相嫗煦護愛卒縱之歸明亡 國朝按籍授官邑宰迫之往心孟橫簫長揖曰壯行亡

國廢物顧可污清時耶令曰奈無辭以脫公何曰以死報必免於是心孟不復列士籍矣自是益復以吹簫自娛飢寒之屣踐更之呼聞則疾其聲以勝之畢曲語家人曰試聽吾簫因自忘也編戶之役則次第往應絕不勾免惟科場令作守號軍則笑曰我故諸生重入此似有嫌乃出百錢雇代者晚為上官所知賓行鄉飲酒禮亦弗卻也年八十餘病革猶理簫不能成聲遂置枕旁曰人琴俱亡吾其死矣遂瞑嗚呼人生所最難忘者功名最難堪者憂患最難恕者死生卒無以奪先生一簫之嗜豈無所恃而能然與必有先立乎其大而後可以視得喪為一致耳區區以癖而好奇耽情一技之微目先生抑淺矣於是詳論之因生余浩然無窮之歎

也

右書傳後田蘭芳撰



蔡紹元

蔡隱君諱啟肩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生而岐嶷幼知禮讓  
食飲必奉親長不先舉箸七歲就外傳讀書警穎不羣過目卽曉  
大義人咸異之弱冠游庠食餼有聲士林工制舉治五經而以其  
餘力博綜典墳讀史至忠孝節義拊膺流連歛歎不自勝學古行  
高遠邇嚮風從游者日眾其訓迪先德業而後文藝一言一動繩  
以古禮事親承顏聚順非講授接賓未嘗離左右疾則籲天祈代  
不時之需旁求必獲爲親預營壽木入山採漆遇虎虎避寇起城  
陷母被寇獲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同胞三弟躬爲教育課  
業甚嚴燕則怡怡如也出同行入同息朝夕饗飧奉親外不集不

國朝志異類傳卷之十四  
食敦宗睦族恩誼周浹歲饑捐粟倡振鄉人賴以全活癸未闖逆  
入關兵薄秦隴隱君趨龍亭再拜大慟結纆欲殉爲父所止甲申  
之變隱君聞之太息流涕自是絕意仕進旣而以積餼資序起貢  
屢徵不出杜門奉親罕與世接每吟屈騷以寄慨晚嗜濂洛關關  
及河會姚涇遺集潛體默玩多所自得庚子秋仲弟琴齋司鐸余  
邑數造余齋盤桓隱君由是知余極欲北面問道於余念二親年  
皆期頤冢子不敢遠離於是齋沐遙拜發書託其族弟千里肅贊  
俾琴齋步至余齋代以納拜遙質所疑書問不絕雖非余所敢當  
而志道之切有不可得而誣者矣嘗夢登西山晉謁夷齊題壁有  
指示埋身之句覺而悵然自失深以曩值闖變見阻於親弗獲殉  
難爲歎居恆鬱鬱不懌更號癡癡生久之竟鬱血疾作臥牀吟疾  
血詩四首見意疾革子蕃泣問後事惟以先親而逝不及送終爲  
憾乃以歷年所蓄翦髮俾附於身曰此吾受之親者當全而歸之  
不可忽也斂以斬衰戒子姪勿持服俟親終暴已棺於野次以明  
未終喪制之罪三年喪畢歸骨百日以踐前夢言訖泣抱親頸而  
卒年六十有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并文集若干  
卷蕃恪守先型修孝弟廉讓之誼有父風

右家傳李中孚撰



黃中理

黃中理字茗隱八十居貧老於諸生日用之物以匏充者九自號九匏道人一兄一弟白首同居工畫牡丹求者甚眾中年後藉以

餬口 南匯縣志

月祖主人云道人畫蘭及雜卉俱佳牡丹乃其技之下者 百幅庵畫寄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欽揖 柏立本

欽揖字遠猷吳縣人洞徹經史寓居僧舍終身不娶山水饒秀韻  
江南通志

張大緒題欽揖畫離騷圖欽子古逸民結交半縉流清詩誦賈島  
小楷師鍾繇忽摹楚離騷神鬼佞冥搜經營在象外畦徑迴不侔  
疑其落筆時默與靈均游匆攜近江游蛟龍懼見收 畫笥題詞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柏立本

柏立本字嶷山江南華亭人年未及冠畫理精妙已入宋元之室  
嘗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慧姿照耀泉石 今世說

柏古子立本畫理精妙父子偕隱泊如也

青浦縣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侯思炳 邱園

侯思炳字嗣宗樂清人性疎放詩畫書法秀出一時遊三吳歸卜築漁村以居顏曰漁村小隱劉撫軍嘗欲禮聘幕中不荅歿後韓令君則愈梓其遺詩傳於世子英出繼薛氏康熙甲子領鄉薦

溫州府志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邱園

邱園字嶼雪東海侯岳之後隱居塢邱跌宕不羈縱浪詩酒善度

曲被新聲歲寒松蜀鷓鴣諸樂府有元人之風

琴川志

黃遵古少時學畫從邱高士嶼雪入都後師麓臺侍郎然每與人

言淵源所自曰吾邱先生弟子也

歸愚文鈔

右 國朝畫識馮金伯錄



沈通明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跡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譟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

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鬚髯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閒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為狂而彭公子籛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閒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得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為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為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一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為浮屠又名元奩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澳沒為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闕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憤決潰裂接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耶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為政此予所以歎也

右書事汪琬撰



闕士琦字褐公桃源人崇禎七年進士官南安知縣數月以內艱歸遂絕意仕進南渡後授編修不出

闕士琦 邢祚允

闕士琦字褐公桃源人崇禎七年進士官南安知縣數月以內艱歸遂絕意仕進南渡後授編修不出

者舊傳褐公有蟋蟀館文蝌蚪詩餘仙草闕也草即當草等集在當時有盛名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邢祚允

邢祚允桃源人

桃源志祚允博學工文明季高蹈不仕與闕褐公魯一男為煙霞之交著有桃源拾遺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李若傑 子電

李處士名若傑字梁甫後更號先民南京諸生也其先高郵人父  
自華萬厯丁酉舉人知福建上杭縣以清廉擢戶部主事卒於官  
處士幼穎異讀書日千言不忘長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崇禎初天  
下多故天子憂勤側席求賢才而廷臣朋比為奸或迂疏不識時  
務故天下益大亂何公棟如處士外舅也負氣多大略以進士授  
湖廣襄陽府推官忤璫廷杖繫獄久之釋歸講學南京招致四方  
奇俠揣摩當世之務既而以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起用建言請  
用戚繼光遺法募浙兵禦邊制曰可於是得精兵七千人帥之赴  
關甯是時經略熊公廷弼以王化貞誣誤鍛鍊成獄論死公亦削

籍歸而公門下士數十百人無或出處士右於是盡以所學授處士及公卒處士遂慨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嘗語人曰今天子聖明朝廷無一人分憂欲定禍亂句誰與如吾苟得第誓死扞牧圉縱得禍破家無恤矣乃處士終不第中原盜益橫崇禎十七年京師陷天子死社稷處士號泣累日不食曰天乎君何辜君死吾何生乙酉南都復變於是立斥散家財產獨持一甬具徒步渡江長子霽亦棄諸生從之偕隱高郵暨社湖中先是京師陷南方尚不知南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檄應天府聘諸生有才辨者二十人處士與焉既見公曰賊犯京師今久不得報吾欲帥師勤王苦無餉南都巨室多兼四方搢紳僑居者眾諸生能爲我持書說令捐

金急國難乎十九人無以應處士抗言曰明公建義旅勤王孰不應破產報國但今日士大夫公所知也縱奉明檄以大義動之應者有幾且餉自足用公何事紛紜乃爾史公愕然曰餉安在處士曰今浙餉輸京者四十萬閩餉二十萬道阻不敢前悉停貯於此公若便宜用之則餉立辦不數日兵可舉俟事定上疏謝罪朝廷甯爲公罪乎史公不能用及福王立降賊諸臣因賊敗多間道南歸黃緣復官爵處士憤甚懷疏詣闕將上之遇史公與馬士英朝門讓之曰新皇御極固應赦過宥罪與天下更始但從賊諸臣得罪先帝罪不赦今乃使之復立朝其何以謝先帝之靈服人心振國紀乎史公曰朝廷已有處分將以六等論罪處士曰果爾吾疏

可不上矣遂歸其遇事敢言類如此處士身長七尺貌豐偉善談笑博學強記隱居十餘年不入城市日食貧誦讀不稍衰後湖水漲廬舍盡傾沒乃僦居城中課句讀為童子師而知處士者莫不折節下之初崇禎末以修練儲備課吏殿最吏皆以文應無實績處士皆各有成畫未得用兩國變及高郵水旱數載民大饑處士曰救荒之策豫則立如吾所論儲積法行何憂水旱矣聞者多竊笑獨興化李滢同邑賈良璧北京王源以為善故與三人交最篤討論古典禮歷朝經制無虛日而談及兩都敗亡軼事文武奸庸誤國未嘗不掀髯投袂起慷慨欷歔泣下也霖亦好學能詩先處士卒壬戌春處士寢疾不能起滢良璧市葠進處士受服之謂家人曰吾以盡良友義也藥療病孰與造命吾年七十有五得全其志見先人於地下復何求乎自此不服藥陽陽談笑如平時一日早起源視之謂源曰吾自臥病以來未嘗一動念昨忽憶引光君臣宣淫黷貨抵於亡椎牀憤恨終夜不成寐吾殆將死矣由是病益篤越三日處士死

王源曰處士與源為忘年交見其文即稱善以為可見諸行事非空言也及病屬源為之傳復自銘其棺曰李生若傑厥字梁甫浩浩落落今今古古非夷非惠不衫不履生順死安爰獲我所

右傳王源撰



采薇子 一壺先生

汪有典曰吾宗人之居歛者由憲為予言 國初績溪之嶺北有  
 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摭野菜入沙罐煑食之鶉衣百結閒入書館  
 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問其姓名即泣而  
 不答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僵臥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是知  
 其為故明之有官君子蓋績為徽之僻壤嶺北又績之僻壤采薇  
 子之隱此有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  
 可得則其科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遯其意極可哀予  
 往績之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而  
 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子費半生苦心按羅

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沒於泥沙者多有  
吾欲子於書之終篇梓此一傳以槩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  
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卽以爲子書之後序可乎予敬如  
其說備著之抑又有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  
破衣戴角巾徜徉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  
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畱宿其家閒一讀書歔歔流涕而罷  
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然不久  
輒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閒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善然先  
生對此兩生每瞪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汝痛飲兩生度其胸  
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荅卽舍之去康熙  
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僧舍容貌憔悴神氣懨懨每夜  
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死年垂七十矣李生云嗚呼  
予論次前明忠義諸公本末淚涔涔下蓋投筆而起者屢矣吁嗟  
乎又益以采薇子一壺先生

右傳汪有典撰





耕雲子

耕雲子秦人也隱於楚江之西嘗有人見其登匡廬頂攜一竹杖  
 衣葛藟衣布冠冬夏不易見月出則撫掌大叫歎麋鹿不辟從之  
 行見之者皆謂神仙人也身長七尺長髯而修下雙瞳子炯炯如  
 流電光人問其姓字不荅性嗜酒有餉則大笑盡飲去亦不謝卒  
 有人終餉之不懈人疾病過其前者則止之語其故治以藥草遂  
 愈酬以錢不受曰吾非醫者惡用此其行事多如此類然其不能  
 與人以可見者人遂不能知也嘗入市眾譁之謂其異人趨而前  
 則不為禮各相視無語則又兩手爬搔眼顧五老峯雲起移時去  
 或曰耕雲子非秦人也耕雲子曰秦無人也或曰耕雲子有道人

也龍蛇其身者也人莫知其所自來其隱君子耶  
洪子曰古無神仙無異人天下有道將安其身於煙霞泉石之中  
乎夫何皇皇如也欲與天下之士日相見哉願天有不可逆者而  
終皜然長往矣鳳集於棘鷓鴣雀調之神龍潛乎深淵終能兩此九  
土也

右傳洪嘉植撰

丁鑛

嘉禾有隱君子曰丁九貢先生以壽終將葬其子穎澂等述其行  
誼世系生卒來請銘泣然曰噫予戚也又名德應銘法何敢辭先  
生諱鑛九貢其字世居嘉善之永安鄉其先號海鶴公諱某者以  
徵聘起家仕黃州別駕四傳至清惠公諱賓明神宗時歷官大司  
空爲名臣事具載國史子二人先生其仲也生以明萬厯丁酉十  
二月某日卒以康熙癸亥六月某日年八十有七先生爲人温厚  
與人語嘔煦惟恐傷之燕居每自整飭辨色起盥櫛雖盛暑不脫  
巾襪浴罷必衣冠爲學邃於性理以躬行爲宗不崇議論性最孝  
當清惠公懸車歸晨省秉燭問起居命退始退暮復往候就寢率



以爲常遭喪哀毀循禮每歲時伏臘爲魚菽之祭進觴飯拜跪雖老不以屬子孫既祭必泣方髫齡時補諸生前辛酉就試南雍中副榜以明熹宗登極恩當得官久之會崇禎甲申之變乃絕意仕進一以讀書自娛然於古今治亂興亡以及忠臣孝子蹈難捐生之事輒邑邑竟日不食或至流涕四十年丹鉛甲乙窮晝夜忘倦先生固樂此不疲抑其衷抑鬱感慨固有在耶屢舉鄉飲以避清惠諱堅辭不赴其辭當事啟略曰少不如人猶辭簪紱老無能事敢與敦槃杜門卻埽聊擬申屠之藏終隱焉文豈有彥方之譽又曰避嫌詹事固讓中書曾戒同音况於直犯桓君對酒宜泫然於間言劉叟望山必惕如其卻步雖申私悃良關大防嗚呼高節亦

槩見矣昔班史嘉龔勝之守死美郭欽蔣誦之好遯謂被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也東漢尤高守節士而當時處士之賢若孺子叔度皆隱約終身言論無大表見而聲施百世其名重於王公大人蓋有所以不朽者也嗟乎彼獨行終其身不悔者詎無故哉再娶皆錢氏三娶張氏子男三人穎淦郡庠生嗣澂裔沆皆國學生女二人皆適望族孫男七人榮發舉人來絳候選州判其餘幼也孫女九人曾孫男四人曾孫女十二人葬以某月日墓在某鄉之原

銘曰

猗嗟先生維德之充匪其時之逢也碩果不食道剝窮也菴施盈車蓀獨芳也薰不自燒膏不自銷以大耄終也以考貞珉以利其

後人茲焉藏也

右墓誌銘邵長蘅撰

李清

先生諱清字心水別號映碧先世句容人有諱秀者始渡江徙居興化秀生旭旭生鏜鏜生大學士文定公春芳文定仲子曰茂材以廕仕至太常寺少卿茂材生息誠累官禮部尙書思誠生長祺長祺生子二次先生也天啟辛酉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筮仕司理甯波以考最擢刑科給事中先生同日上兩疏一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寇當勦撫並用不當專言撫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因論尙書劉之鳳不職狀尋以天旱復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語侵尙書甄淑淑遂劾先生把持詔鐫級調浙江布政司照磨無何淑敗卽家起吏科給事中先

生入朝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鎖鑰以三協爲門戶陪京之扃鍵以兩淮爲門戶置此不問而闕堂關穴長此安底疏入不報是秋遣冊封新昌王崇禎十六年也明年京師陷弘光卽位南京遷工科都給事中先生見朝政日壞官方大亂乃疏言大讎未雪凡乘國難以拜官者義將慚慟入地宜急更前轍以圖光復又憤時議以偏安自足抗疏曰昔宋高之南渡也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何足之有以河洛爲豐沛則恭皇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爲高帝所全有而不有則不足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儻陛下弛於上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讎將安得而復哉且宋之南渡猶走李成擒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累卵汀潮南贛並以警聞北有旣毀之室南無可怡之堂臣竊爲陛下危之疏上報聞而已有司始諡愍帝爲思宗先生言廟號同於漢後主禪請易之又請補諡太子二王及開國靖難並累朝死諫諸臣或以爲迂先生歎曰士大夫廉恥喪盡矣不於此時顯微闢幽激發忠義之氣更復何望耶先生事兩朝凡三居諫職章奏後先數十上並寢閣不行尋遷大理寺左寺丞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都失守乃由間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又渡江寓居高郵久乃歸故園杜門不與人事當道屢薦不起凡三十有八年而歿先生忠義蓋出天性愍帝之變適在揚

州間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三月十九日必設位以哭嘗曰吾家世受國恩吾以外吏蒙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此也初師事倪文正公元璐後聞文正公殉難輒號慟者累日晚年著書自娛尤潛必史學爲史論若干卷又刪注南北二史編次南渡錄諸忠紀略等書藏於家嗚呼先生不幸丁明之季國事已不可爲顧猶大聲疾呼侃侃建白未能以一木支大廈及滄桑之後匿影林泉僅以勝代逸民老嗚呼豈不重可悲哉先生元配陳氏側室吳氏薛氏子三人曰稹曰蘭並太學生曰枏康熙癸丑進士今官左春坊左中允孫男女若干人枏與予有一日之雅自都下走書以先生狀謁文於予予特爲節其大略俾表於道庶幾尙論者有以察先生之志云

右墓表徐乾學撰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尙書思誠之孫也舉崇禎辛未進士授甯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請宥績溪李世選假敕之獄未移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南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敝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况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

勿謂奢小而爲之勿謂儉小而不爲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當今各鎮自爲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皆爲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應之乞敕各部察現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皆報聞是時廟堂但修文法飾太平無復有報仇討賊之志而清於其間疏請追諡開國名臣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瑊等惡諡更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諡皆得議然人多議其所言非急務也懿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清請與興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聽北都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諸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國難例贈蔭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議者謂時政雖亂言官尙有機惜乎所爭者細無裨大計清在省中號爲清正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搗句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觴毋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明年二月晉大理寺卿請更思宗廟號修寶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南都亡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右傳溫睿臨撰

公諱清字心水別自號映碧先世自句容遷於興化少而穎慧太

常有所寵雋鳥死於是太常臥病方諱言死問曰鳥無恙乎公適侍側家人急目公公卽陽應曰然太常後知之喜曰是兒甚解人意年七歲贈公病革遺書戒公曰世父爾師也爾惟其言是聽公讀其書哀號如成人故終其身事世父如父年二十以諸生與世父同舉於鄉越十年而舉崇禎辛未進士方考選庶吉士公心薄同籍之爭名相軋者遂不赴試釋褐甯波府推官居官勤敏日夜櫛垢爬痒興利除病務使吏畏法而民戴德至於發擿姦伏如神雖老猾宿蠹莫能秋毫欺也從巡按御史行部句稽七郡求大辟可生者凡破械出四十餘人浙中士民驚服劾府缺官爭乞公攝治之考旣最愍帝召對稱旨特擢刑科給事中同日上兩疏其一

言禦外敵當戰守兼治不當輕言款禦內敵當剿撫並用不當專言撫其一言治獄不宜置失入而獨罪失出又以刑部案牘積滯論尙書劉之鳳首鼠狀會之鳳得罪下獄公仍疏救謂前日彈之鳳者臣也今日理之鳳者亦臣天子察其誠不之罪也 大清兵破文安而去明總兵官不戢麾下公疏言我兵怯於禦敵勇於殺良老穉婦女淫掠無遺是尤敵人而效之也天大旱又疏言此用刑鍛鍊刻深所致因劾尙書甄淑引烹宏羊誅來俊臣二事爲徵淑愠甚且恃有內援遂以把持劾公詔鑄二級調浙江布政使司照磨至家丁內艱無幾何而淑以賄敗愍帝始念公言卽其家補吏科服闋入朝疏言治道在固民心其詞曰臣聞周設三征緩其

二則饒秦有十失存其一則病往臣爲外吏見有司所急者京邊  
遼三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盡入考成不能爲國家增毫毛之  
利而一時刑與賦並急民安得不窮民窮而爲盜盜起而用兵兵  
冗而加派派溢而民益窮盜益熾自非陛下邇年蠲租省刑與諸  
臣更始天下事尙忍言哉而或者以北兵入犯城墮黎殘無乃行  
仁義不效乎臣不敢謂然也周之宣王獫狁孔棘不得已興六月  
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致治則見之鴻雁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所爲勞來安定若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匈奴苦邊烽火達於甘  
泉不得已親勞軍霸上而究文帝所以致治則見之史臣所載蠲  
農租除肉刑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患不行且行不力

耳安有行且力而效不臻者臣聞元氣凋於毒藥者必調以歲月  
益以澆苓而後徐俟其復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堅持新令一切求  
賢納諫輕徭解網力行勿怠而更敕諸輔臣同心協力共守此仁  
義之本計也公又疾朝臣日競門戶疏言國家門戶有二北門之  
鎖鑰以三協爲門戶陪畿之扃鍵以兩淮爲門戶是也置此不問  
而闕堂闕穴長此安底疏上皆不報其秋遣冊封新昌王是歲崇  
禎十六年也明年春未返命而京師陷弘光主卽位南京遷工科  
都給事中公見朝政日壞乃疏言君父之讐未雪如臣等輩乘國  
難以拜官者義將慙痛入地宜亟更前轍以圖光復中官有請御  
用器物者公恐開侈靡之漸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

通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  
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  
州出文石可琢以致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  
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備極艱難  
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餽舍此其時也不則侈  
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斂厚斂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  
不支況此江左一隅乎又憤朝政以偏安自足疏言昔宋高宗之  
南渡也僅有天下半耳而說者謂其病於意足若陛下於今日其  
何足之有以河洛爲豐沛則恭皇之舊封也爲恭皇所已有而不  
有則不足以金陵爲長安則高帝之始基也爲高帝所全有而不

有則不足臣竊有味乎伍胥之揣句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  
無荒於禽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  
寶之翫也今何時乎宮闕已燼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  
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儻陛下弛於上  
則諸臣必逸於下先帝之深讐將安得而復哉抑臣更有慮者宋  
之南渡猶走李成捨楊么以靖內制外今則獻猺交熾兩川危於  
累卵且汀潮南贛皆以警聞北有既毀之室南無可怕之堂臣竊  
爲陛下危之疏上皆報聞而已有司始謚愍帝爲思宗公疏言廟  
號同於漢後主禪謚請易之又請補謚太子二王禮部奏從公請  
先是嘗請謚開國靖難及累朝死諫諸臣部閣不行至是復申言



之章下所司或譏公迂緩公歎曰士大夫廉恥心喪衣冠道盡不急於此時顯微闡幽激發忠義之氣吾更何望耶公事兩朝凡三居諫職其御門及御平臺面陳者不論章奏後先數十上觸一時之諱詆新下之令上則劇切人主下與貴臣權幸爲敵反覆再四不顧死生利害旁觀者咸爲心悸股栗而公處之晏如也以是訖不得大位遷大理寺左寺丞加一級遣祀南鎮行甫及杭而南京已失守矣公諳練國家掌故尤長於料事崇禎中嘗力爭總理熊文燦撫張獻忠非是忤閣臣意其後獻忠竟叛京師之陷也南京諸大臣欲舍福藩立潞藩或以私問公公曰若然禍未艾也神宗德澤猶在人心今舍其孫而外求君將焉置此且宜立者不立又誰不可立者左良玉擁楚鄭芝龍擁益以令諸侯其誰禁之是動天下兵也其後潞藩竟不果立而門戶報復之事遂起蓋公之過人大都類此難以一二記也公由杭開道趨隱松江之六保已渡江居高郵之三塚久而始歸宮保公故園杜門不與人事蔡都御史士英開府淮陽將以遺逸薦力辭而止徐學士元文復以纂修明史薦亦謝病不行閒居惟著書自娛凡三十有八年而歿爲人純厚不設町畦其忠義蓋出天性富愍帝之及於難也適在揚州聞之號慟幾絕自是每遇諱辰必設位以哭曰畢臣此生如是矣晚歲豫作遺令甚具且曰吾家自文定公以來世受先朝大恩吾一外吏荷先帝簡擢涓埃未報國亡後守其硜硜有死無二蓋以

此也先帝罹禍僅得柳木作祥宮且不獲御衮冕而吾用紗帽錦衣以殮取沙木爲櫬於心安乎今與汝曹約止買一杉木棺副以幅巾深衣他物悉當稱是先是公會試卷已爲本房所乙倪文正公元璐見而奇之始得錄遂事文正公爲師數相從游論議益合及以吏科北上與文正公偕是時大清兵方破山東諸州縣兵火塞道文正公冒之而前有沮公者公叱曰吾忍倍師而獨生乎竟同日造朝京師旣陷卽慨然曰悲夫吾師必死吾君矣已而信至果然公號慟一如哭愍帝也其篤於君友如此於書無所不窺尤潛心諸史之學嘗爲史論若干卷絕不蹈襲前人成說而是非好惡一軌於正其論秦檜最善略曰邱文深之謂檜再有造於宋

也其說偵矣夫不究其制和何術則梓宮之返鑾輿之復檜且居功不疑抑知和議之成蓋成於岳成於劉成於吳楊諸將而檜無功焉檜特借戰之勝局以定和之成局者也嘗考紹興閒劉錡楊沂中等有順昌柘皋之捷岳飛牛皋等有郾城朱仙鎮之捷吳璘楊政等有劉家灣之捷雖狡獪如兀朮梟悍如撒離喝亦悚然於用兵之非策檜所爲巧乘其機而迎之也何功之有雖然檜不獨無造於宋也且敵延於金而釁極於元夫金以和乞蒙古以戰應而金不競旣而元踵其轍於是么麼之方國珍倔彊之張士誠皆以招安爲言招安者和之別名也一和而困於盜再和而亡於盜矣其敝金而釁元若彼顧獨再有造於宋乎公殆借檜事以發其

憤悶至今讀之有餘味焉又刪宋齊梁陳及魏北齊周隋八書合  
南北二史而夾注其下爲一書又合陸馬二南唐書爲一書其他  
編次若南渡錄三垣筆記諸忠紀略等書又若干卷又集平生雜  
文二十卷安道先生陳公瑚公執友也嘗評之曰公行文飛動有  
令人歌者令人涕者令人喜解頤怒衝髮者唐宋稗史野乘莫逮  
也知者稱其篤論云元配陳安人前公若干年歿側室吳氏辭氏  
子三人吳之出居長曰稹某官辭之出居次曰蘭某官曰栴某科  
進士今官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孫男女若干人公自少  
丰姿朗秀見者歎爲神仙中人居平御家嚴整閨門之內儼若官  
府教飭諸子姓咸有程度 大清興四十年先代賢公卿凋落殆

盡獨公歸然老壽海內以鉅人名德相推重所著書才脫藁卽傳  
相繕寫以去雖遭逢非偶而其歿也斯不朽矣某年月日將葬公  
某鄉某原中允先生屬琬狀公行琬不及登公之堂而辱從中允  
先生後載筆史館故不敢固辭謹采安道先生所作公生傳及公  
自敘年譜爲狀如右謹狀

右行狀汪琬撰



夏羽王子祖二

公諱某字羽王先世棠邑人幼侗儻有大志既就外傳喜讀先秦  
 兩漢文字作舉子業發明大旨不以絺章琢句為工每就試操筆  
 疾書如夙構然以是受知於詹李兩太史名謀一時四方負笈者  
 日眾公析疑剖異有叩輒應莫不虛衷而來厭飫所聞而去周藩  
 上洛王聞延為世子師先生據舉比闡經義世子北面執弟子禮  
 惟謹王亦虛懷折節不敢以食客視之也值流寇鴟張蹂躪秦晉  
 遂入豫圍汴汴城堅而守固王既捐金募士畢力防禦而公更從  
 中指授方略以是屢敗賊乃夜占星緯知不可守遂辭王冒雪歸  
 公歸而賊決黃流以灌城城潰人服其見幾之早旋以明經考上

第授武昌司李未赴而國變公微服南遷卜居南郊芙蓉山之側  
自號芙蓉老人葛巾野服不入城市日與二三老友談經味道暇  
則課諸孫學業繙閱緗帙丹鉛考訂而已公方壯年已失內助獨  
寐寤言義不再娶令子祖二英才慧業有聲庠序聞捐衿佩侍公  
起居先意承志慈以旨甘聞詩聞禮亦一室之太平也公素履康  
勝不嗜飲己丑冬忽抱微痾因自念洗腆醕爵古以養老亦以養  
病乃小飲數杯每歲時伏臘花晨月夕輒陳觴列豆兒孫侍坐或  
擊案高歌或持杯長歎繼以泣此意誰解者意古人中思肖臯羽  
知此心耳甲子春不豫滋甚仲夏望前三日召家人語曰此月之  
十七吾將逝矣乃命筆作絕命詞記之遂不復言及期晏坐而逝

享年八十有四所著詩一卷纂集遺詩遺史若干卷藏於家

道者曰古今改革之際必有一二仁人志士含辛茹荼保真完璞  
爲天地留其正氣然顯晦旣殊遭逢亦異如思肖棄家依僧寺以  
老子然無侶而臯羽所至有方公鳳吳公思齊生與晨夕死爲含  
殮西臺慟哭聲至今洋洋在耳此畫蘭無土人所不敢望也公隱  
居南郊有星卿胡翁及江鄉諸子時相過從差不寂寞而又得令  
子祖二生養其志歿揚其名此又髭髮翁所不能望也公可無遺  
憾矣

右小傳張怡撰



馮君

康熙丙子中州馮子泌遣一介二千里馳書來以其顯考文林郎  
 貞文先生狀屬予文以表諸墓且曰誌銘以藏諸壙表以樹諸道  
 微先生文無以稱敢請余惟先生之文章道德於義當得易名既  
 不得諸朝先生之門人以先生之生平不可沒也遵古人私諡之  
 法諡曰貞文先生稱其德也夫貞者正而固也古之貞臣必以節  
 著故貞於義為節然在易節之卦辭曰苦節不可貞上六曰苦節  
 貞凶悔亡既曰不可貞又曰貞凶若是乎貞未易言也先儒吳氏  
 曰節之為用中而能節則為九五之甘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  
 過乎中則不可貞也安定胡氏曰上六居無位之地行於一己苦

國朝書目卷之四十四

三

節於一身則悔亡過節於身外則不能無悔子乃深歎先生之貞  
爲能合乎節之中宜其可貞而始終無悔也先生成進士爲明癸  
未凡人初得一第不能無侈心始患得既患失乃益復患得當是  
時物議推先生宜館職先生辭不就請就百里且曰詞林貴官豈  
不樂居但今時何時也我甯爲一邑吏善全於外可也明年甲申  
北都陷同時清要諸公大半不可問先生獨得幾先以全而無負  
於國此非先生守身之節乎其筮仕令浙之德清時事且益亟凡  
人不詭於觀變必肆爲封殖計先生盡心所職不期年大治卽謝  
去去之日止將身之素以行此非先生居官之節乎先生歸田杜  
門自晦當事屢欲薦諸朝先生輒不應未嘗通往還顯者來必

固辭以疾日著書爲事者四十年此非先生隱居之節乎之數者  
先儒所言行於一己苦於一身節得乎中豈尙不可貞而悔有不  
亡哉變節之苦而爲節之甘善於處無位之地者矣先生文章道  
德人能言之余獨表先生之大節能得乎貞者如此而表之石

右墓表葉燮撰



譚紹琬 龍宏戴

譚紹琬字琰卿茶陵人明季貢生有涉園詩文集

湖南通志紹琬博極羣書期為有用之學未幾明亡遜迹巖壑以  
逸民終當事推重湘陰令受誣被黜罪且不測紹琬言於上臺得  
釋令攜金密謝卻弗受家貧著書自適康熙甲子修郡志紹琬與  
焉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龍宏戴

龍宏戴字駿工湘鄉諸生有旃檀集西江游草

宏戴為順治戊子拔貢際飛之子弱冠入學鼎革後徧游名山隱



居南直棲霞寺自號楚雲上人與魏石生張素存王覺斯黎博庵  
諸公交善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譚先台

先生譚姓先台名賓綸其字貴州安順府安平縣人明季壬午科  
鄉試第一歷官四川敘州府知府生而孝友好讀書慕前賢行義  
母劉安人早歿泣血三年至於骨立事父承德公生盡養歿盡喪  
葬禮老而致祭必盡哀伯兄光美由舉人任戶部郎中流寇犯黔  
伯兄與難先生冒險入賊境負其骸以歸少時求友四方吳中復  
社諸賢皆所結交談文章砥名節其宦於敘州也律己以廉予民  
以惠當是時戎馬蹂躪滄桑變更先生知事不可爲拂衣歸里家  
甚貧然遇人患難勞苦無不周卹多貯書籍訓誘子弟寒暑不少  
輟安平瘠縣當往來之衝先生籌畫利弊勸有司課耕息訟民氣

少蘇刊縣志以備文獻修學宮以安師徒壽八十餘乃終縣人舉其賢督學華亭張公允行祀典嗚呼士大夫之賢一鄉之倡也百行之不修而相尚勢利赫赫一時未久而名隕何以爲後生勸先生以官爲迹而專務修己愛人之實宜其子孫登賢書列黌序家聲日以熾鄉人思慕之俎豆勿替可不謂賢乎哉學使者之職非徒程校文字將以獎善錄忠移易風俗仰稱明旨大受司學於茲謁孫文恭申御史李先生祠畢然流風如存義士烈婦所至建坊立碑風示民苗過安平未得薦辦香於先生與其孫舉人廷愷交悉其善行文以傳之鄉先生沒而祀於社有不能忘者耶安平自先生沒既久士風頽然司土者滅裂名教不可復振庶幾譚氏

有達者力障其狂流也夫臨文歎歎傷今之衰益思先民不置云

右傳張大受撰





張霖

張處士霖者字杏齋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崧取給有餘處士生萬厯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秬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褻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于池上指松謂予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

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卽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爲人願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論日子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願爲執鞭其荅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眞蓋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嚶嚶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爲傳葛溝之誚通人諒焉

右傳王士禎撰

### 沈光文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庵鄞人也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瓊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闈師潰而北扈從不及擱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畱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

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為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贈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令得免山旁有曰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俄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公辭之啟聖貽書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鄭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

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為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桂榕城林奕丹吳棊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為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機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公自以為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為桑田而予則以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畱之以啟窮微之文明故為強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終依依故國

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氈毳亦未嘗不  
深後人之痛惜公之巋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為臺人破荒  
其足稍慰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鄞人  
有遊臺者予令訪必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

右傳全祖望撰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有求  
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甯其歸也為予言太僕之後  
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  
甯乃以太僕詩集為屬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為南向酌於太僕之  
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

意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間而要  
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即以詩言亦多關於舊史今明  
史魯王傳曰王不為鄭成功所禮漸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  
人沈之海中是言也如楊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  
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  
臣議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卒二島為 大兵  
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夕陽集則謂王薨  
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甯歸之次年  
又一年始入東甯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  
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

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也詩言王之墓前有太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甯故卽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誣邪予再證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節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九年蓋王薨以壬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考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頌詔之隙故不冝執臣禮蓋信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於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甯頗多唱和宗藩則甯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

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平乎 大兵入東甯王之子隨眾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尙有遺胤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考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旣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右詩集序 李祖望撰

道光四年傳安爲鹿仔港同知已一年矣勤於課士士皆思奮因文昌宮之左隙地甚寬請建書院其上傳安給疏引勸諭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庵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工費旣鉅鳩庀不時又明年風鶴有警軍書旁午傳安奉檄權郡篆浹歲乃及瓜期士民喜其重來益亟亟

於是役未幾而書院告成輪奐俱美講堂齋舍廓乎有容規制渾  
堅信可經久傳安閱視甚歡將筮期鼓篋而先爲文以記攷戴記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  
否說者謂先聖是作者先師是述者鄭注曰國無先聖先師則釋  
奠當與鄰國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必合今學宮奉孔子  
爲先聖從祀者皆先師書院多祀先師而不敢祀先聖閩中大儒  
以朱子爲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若於鄭注則惟建陽之  
祀朱子可稱國故餘皆所謂合也臺灣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  
始入版圖前此猶是荒服豈有國故不得不仰重於寓賢傳安前  
以沈太僕表德名書院已爲從祀朱子權輿況太僕卒葬俱在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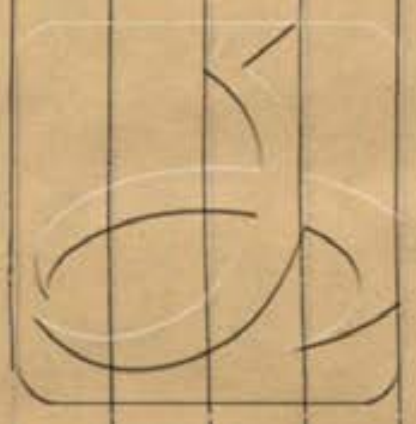
子孫又家於臺今雖未見斯庵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慨然  
慕焉固國故之彰彰者也其先太僕而依鄭氏後太僕而東渡亦  
設教於臺者爲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成功嘗從徐公受學渡臺後  
優禮過於太僕公自歎如司馬長卿入夜郎之教盛覽想當日海  
外從遊必有傑出若盛覽之人惜府志不載而僅見於全謝山鮚  
埼亭集中今祀太僕未可不祀徐都御史矣府志所載避地遜荒  
固不乏人而係戀故君故國閱盡險阻艱難百折不回如二公者  
惟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  
辜都御史朝薦並亟稱於鮚埼亭集其郭都御史貞一府志雖闕  
可攷鮚埼亭集海濱紀略以知其忠當連類而祀之至漳浦藍鹿



洲鼎元曾贊族兄元戎廷珍平朱一貴之亂所著平臺紀略及東  
征集仁義之言藹如不但堪備掌故以勞定國祀典宜然昔朱子  
諄諄以行仁義存忠孝勉人茲奉諸公栗主以配享諒亦神明所  
深許也諸公皆人師非經師孫業諸生仰止前哲更思立乎其大  
不僅以科名重人則長者藉書院成功蒐羅遺佚以補海外祀典  
亦未嘗無小補也是役也閱四歲而竣工共費白金若干以歸官  
間田為膏火所資計若干畝當上其冊於大府聞於 當展定邀  
天語褒嘉如行省鳳池書院之蒙 特賜扁額如南宿遷鍾吾書  
院之蒙 旌獎急公紳士矣時傳安升補臺守將行善後事屬之  
來者且因落成有記並書樂輸諸姓名於碑陰

右文開書院記鄧傳安撰





徐孚遠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為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移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將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

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晉堂薦起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閒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已早去時諸軍方下福甯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砦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間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甯紹台諸府俱有山砦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

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間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版圖及鄭氏啟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辟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

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泉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砦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會預公山砦中知之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右傳全祖望撰



70012887

